

向左走 向右走

Turn Left Turn Right



一个阴雨绵绵的冬日，冷风吹得人瑟瑟发抖，几辆救火车夹杂着刺耳的警笛声，风驰电掣般地驶来。路上的行人纷纷闪避，救火车急转弯，呼啸而去。



远处，建筑物密集的一区公寓大楼，有一处浓烟正一个劲儿往上窜，借着浓烟笼罩下的火光，赫然是一栋公寓的三楼。公寓前挤满了惊慌的住户和看热闹的路人，放眼望去一片黑色的伞。

这儿的房东兼管理员许进手提着一只王八，弯过了巷口。看到公寓前的景象，他不由得攥紧了手中的王八呆愣在当场，几名住户赶上前焦急地喊道：“老许，你快给想想办法啊！还抓着王八干什么？！”

许进望着火场喃喃道：“这王八……这王八是给俺老婆坐月子用的！不能丢……我的天，救火车……这杀千刀的救火车怎么还不来？！”

众人焦急地向远处往去，却迟迟看不到救火车的踪影。

一把绿伞从火场的右边走过来，他个子高高的，一张帅气的脸，是那种一看上去就讨人喜欢的男生。他是这里的住户之一——沈世涛。他一手撑着伞，另一只手提着烧饼油条，只听得他一声大喊：“我的琴……！”便不顾一切地往火场里奔去。

耳中隐约听到背后有人喊：“你活得不耐烦啦？！南京烤鸭不缺你这只！”

大楼的左边，乐平撑着一把红伞缓缓走来，看过去那是一个娇小的身影，颈上的白色围巾随风飘舞，让人止不住地猜想伞底下到底是怎样一副娇美的面容。她走过来，面对着眼前的情景，睁大眼睛呆立着。猛地，只听她喊了一声：“我的译稿……！”便也不顾一切地往火场里冲去。那手中的牛奶和面包顿时洒落一地。

“喂，长得漂漂亮亮的，干嘛跟自己过不去嘛？”有人在背后惊呼道。

公寓里已经浓烟弥漫，乐平摸索着走到自家门口，却不小

心被高温的把手烫到，她急忙将衣服脱下，用衣服垫着把手开门。一进房间，只见火苗从窗口窜入，熊熊地燃烧着，放在桌上的一叠文件已开始着火。

“哎呀！”乐平赶紧将床单抽起，跑到窗前奋力扑打。火暂时被扑灭，乐平将被烧毁一半的文件、资料胡乱地塞入包包中。此时，火舌又一次从窗口窜烧进来，乐平被浓烟呛得摇摇晃晃，咳嗽不止。

救火车急急地向火场赶来，但不知何故，城中的某个十字路口塞起了长龙。救火车使劲地按着喇叭，焦急地等待着。

此时的许进两手抓着王八，焦急地望着火场，想往里冲。附近的居民议论纷纷：“唉，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不知死活，把小命当儿戏！”

“可不是！活活烧死多痛苦啊，光想我就害怕！”

正说着一块着火烧焦的窗框从三楼掉落，框架滚了几滚正好砸在许进脚前，他吓得往后倒退，急忙间用力打住身形，望着火场，颓然自语道：“俺该死，俺不是人！”边说边提着王八抹眼泪，“老婆……你放心！俺一定会把这两只王八烧给你！”

有人说：“耶，老许，你哭什么？！老婆在医院快生了吧？！”

许进跺着脚，带着哭腔：“她不在医院里，她在公寓里！”不知是谁应了声：“啊？！”

公寓里世涛背着小提琴，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急忙沿着楼梯往下跑。走到四楼时，忽然发现有人倒在楼梯上。原来是许进的太太周琪。“喂……醒醒啊？！许太太……许太太……”世涛连拍带打，周琪缓缓苏醒，表情似乎在忍受巨大的疼痛。





“我的羊水破了……我快生了……”

“羊水？！什么羊水？！”世涛懵懂地说。

周琪白了他一眼：“回家问你妈怎么生你的就知道了！”

“喔！你……能走吗？！”

“能走我还躺在这儿？”

世涛只好蹲下，将湿毛巾拿给她：“那我背你！你拿这个捂住口鼻！”说着背起周琪和小提琴举步维艰地往楼下走。

“看不出来你心满好的，我倒在那儿大半天了没一个人理我，交房租的时候可不是这样儿！”

世涛被周琪紧紧地勒住脖子，再加上那琴盒的带子也缠在脖子上，感觉特难受。

“唉，这些混蛋平常人模人样的，一到大难当头就全不是人了，猪狗都不如，跑得连人影都不见一个！”

世涛被勒得大喘气，感觉上好像对周琪的话不满意。

“我可不是说你喔，你沈先生是好人！”

世涛沙哑着嗓门，痛苦地说：“你再勒紧我的脖子不放，最后一个好人也没了！”说着他停下脚步，将小提琴小心翼翼地放下。

“对嘛！早撂下这把破琴我们就快多了！”

“你还走不走？！”世涛没好气地说。

周琪理所当然地往世涛背上一趴：“不走等谁啊？！”

世涛无奈地背着周琪往楼下走。

当他们行至大厅时，浓烟中出现了一个模糊的身影，世涛急忙喊道：“前面有人吗？！”

“有！”正在浓烟中摸索前进的乐平应道。

“这儿有个孕妇交给你，拜托你带她出去……”世涛将周琪交给乐平，转身往楼上跑。

“喂？！喂？！你去哪？！楼上全烧啦！”乐平在后面急急

嚷道。

“喂，崔小姐，你管他干嘛，你还是先管管我吧！”

乐平似乎有些不平地说：“喂，人家背你下来的耶！”

“那怎样？！我还在火场里对吧？！哪有救人救一半的，我还没脱险咧！”

乐平摇了摇头，“好，我救你脱险，免得以后你也怨我！”

当乐平扶着周琪缓缓走出公寓大门时，许进提着王八急忙迎上去扶：“我的天喔，小琪琪……你还好吧小琪琪！”

“啊？！你在外面啊？！”周琪惊讶中带着气。

“他一直都在外面！”有人说。

“你为什么不去救我？！”周琪满脸的怨屈。

“他怕进去给烧死了！”又一个人说。

许进急叫：“不是！俺……俺是怕这两只王八跑了咧！”

“啊！怕死可以原谅，为了两只王八比我重要是不是？！看我不捶死你！”周琪边说边用拳头捶许进，忽然她抱着肚子，“哎哟……！”

“要生了，要生了！来人哪……快来人啊……”许进急喊。

近处救护车上的医护人员赶忙过来，要把周琪抬向救护车。周琪挣扎着道：“我不生了！生个小王八蛋跟他老子一样来气我呀？！不生了，不生了……”一边说一边骂抬她上车的医护人员：“不生了听到没有？！哪个单位的，小心我告你扰民！”

一个医护员说：“太太，我们是红十字会义工，你告谁啊！不生是吧，拉倒！”医护员把周琪放下就走，救护车呼啸而去。

周琪傻眼了，一巴掌打在许进后脑勺上：“还愣着？！叫车啊！”

“叫车叫车……”许进急应道。

许进扶着哀叫的周琪艰难地离去。





此时救火车鸣笛而至，乐平赶忙喊道：“里面还有一个人！还有一个人在里面……”

一名救火员连忙向同伴吩咐道：“里面还有一个人！赶快救人！”

那同伴应声，背着氧气筒钻进了火场。

医院急诊室里，世娴用剪刀小心翼翼地帮世涛剪掉包在手指上的纱布，只将手掌部分包扎起来，一边包扎一边不安地说：“你确定要这样？！”

“嗯！”

“终于重见天日了！”世涛愁眉舒展地望着自己可以活动的双手。

“我真不懂，琴比你的命还重要吗？！万一你有个什么意外怎么办？！爸他不是伤心死了！你不替自己想也替别人想想嘛！”

世涛不语。

“爸希望你接掌他的事业也没错，我想不通你为什么要跟他作对？！”

“幸好琴没烧到！”世涛望着放在桌上的小提琴盒说。

“小弟，我说话你听到没有嘛！”

世涛从琴盒中取出琴，小心擦拭着，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他也从没替我想过！我为了他已经念了企管硕士，可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演奏，演奏很可耻吗？！他为什么不放过我，到处打压我？！我就不信不吃他沈家的饭我会饿死！”

“唉，多少人羡慕你是沈骏的儿子，呼风唤雨，要什么有什么，你却一点都不珍惜！”

“不稀罕！”

“我知道你有个性，可是你们终究是父子！”

“你跟他也是父女，你忘了他是怎么对你跟唐明的？！”

世娴脸色大变。

世涛看出她的不舍，便说：“你应该坚强起来，对抗他，爱你所爱，无怨无悔！”

“也许爸真的是为我好！”世娴低声道。

“就算你选择错了，那是你的选择，那才是重点！”

世娴无奈又无力地摇头：“重点我是女人，我不能错！错一次就终身遗憾了！”

“对不起！是我，我不该把你当成我！”

“不是你的错！也许是我像妈，你像爸！”

世涛爱怜地轻揽世娴，轻抚着她的秀发，姐弟之情尽在不言中。

医院的待产室里，周琪背对着许进，躺在床上不住地埋怨。那躺在地上的两只王八早已被绑住脚，扭动着凑着热闹。

“老婆，俺错了！现在俺知道你比王八重要！”许进在一旁着急不已。

“哼，我要是烧死了，你这王八活着要给谁坐月子啊？！哎哟喂哟……”

医生护士进来查房，打眼就见到那两只王八，一股厌恶之意从心底油然而起。医生掀开盖在周琪身上的床单看了一眼，说：“太太，你是哭王八还是疼得难过？！”

“有差别吗？！”周琪一愣。

“有啊！疼得难过打一针，哭王八我就没办法了！”

“老婆……别这样嘛！俺保证下次不管手上提几只王八，俺一定马上冲进去救你！”

周琪急了：“下次？！还有下次？！哎哟！”周琪疼得抱着





肚子直哼。

许进急得手足无措，对医生说：“医生，是不是要生了？”

“才开两指，等开四指再说！”说完，医生走了。

“唉，世上的好人全死光喽！”周琪见医生说走就走，不由得感叹道。刚说到这儿，周琪忽然想起了什么，便向许进招手道，“过来过来……”

“俺懂！俺立刻把那两只王八宰了！”许进嗫嚅道。

“什么宰王八！我是要你好好照顾五楼的沈先生和三楼的崔小姐！他们可是我的——救命恩人！”

大火之后的公寓一片平静，只有那火烧的痕迹似乎在提示着人们自己曾遭遇的劫难。乐平背着包包站在一片狼藉的屋内，发现窗前桌上的计算机已经一片水淋淋。

电话响起，乐平赶紧冲上前：“喂？我是……是，可以准时交稿，我……计算机打印出来就给你送过去！拜拜！”

她挂上电话，自语道：“趁记忆还新，再译一遍应该来得及！”

想到这儿，便急忙按下计算机开机键，计算机没反应。乐平用力敲了屏幕几下，还是没反应。“完了，原稿没了！”她犹豫了片刻，急急出门而去。

乐平匆忙从公寓大门口出来沿着街道向左走。这时一辆加长型高级房车从公寓右边驶近，世娴背着小提琴盒偕同世涛下车走入公寓大门。

世涛掏钥匙打开门，世娴有些嫌恶地四下里打量：“要不是你受伤找我，我还真不知道你竟然住在这种地方！”

“伟大的音乐家十个九个穷途潦倒，这叫‘生于忧患’懂不懂？！”世涛边说边整理零乱的家。

“不懂！你有舒适的家不住，住这鸽子笼，我看你是自找苦吃！”

“你错了！我是住在鸽子笼里自由的鸽子，比住在豪宅里的傀儡幸福多了！”

“歪理！”

“这可不是歪理！世娴，你知不知道，父母最要不得的就是口口声声说是为孩子好，却不管孩子的意愿，为孩子安排一切，这就是傀儡！”

“就因为这样你要跟爸老死不相往来？！”

“哼，我从没一天脱离过他的手掌心！”

“小弟，我不是来开辩论会的，我只是为你叫屈！”

“不必！我安贫乐道，心安理得！”

“我是无所谓，你高兴就好！就怕爸不这么想！”

世涛无言，一股叛逆的忧愁神色袭上了他的脸庞。

翻译社的一间办公室里传来一阵尖酸的叫骂声：“什么叫没那么严重？！”余苹拍桌道，“译稿客户明天要，你叫我怎么跟客户交代？！”

其他办公职员闻声抬起头来。

乐平尴尬地低下头避开众人眼光：“对不起，我计算机坏了！能不能请你帮我跟客户再要一份拷贝，我赶一下……”

“这样他们不就知道 casedelay？！这对我们翻译社形象伤害很大，我做不到！”

“那……我要怎么补救？！”

“是王若婷推荐你翻译这份文件的，等她回来再跟你联络！真不晓得她怎么会推荐你！好啦，没事你可以走了！”

乐平难过地落寞而去。

许进来到乐平家，乐平正坐在窗前，失意地随手翻着一本诗集。





“我的天！烧得这么严重！还怎么住啊？！”许进惊讶地说。

“慢慢整理嘛！总有一天会恢复旧观的！”乐平笑笑。

“难！光是整理这些烂家具就麻烦得很咧，还有打扫呢？！你看看这片焦黑的地板，我的天，不刷它个三五十遍俺看是清不干净的！”

乐平被许进浇了一盆冷水，颓丧地望着屋内。

许进建议乐平搬到五楼，并说装修的费用可以算他的，且豪爽地说如有什么事请吩咐，他一定做到。

“计算机会不会修？！”乐平试探地问。

许进走到计算机前东按西扳，计算机全无反应。

“算了，送修吧，算俺的！”

“请问，还有什么算你的？！”乐平有些莫名奇妙。

“统统算俺的！俺老婆说的！”

“什么？！统统算你的？！”躺在床上待产的周琪一惊而起，她喘着气，进气少出气多，看上去十分痛苦。

许进着急地叫道：“医生……医生……”

医生护士一齐推门而入，见周琪气喘，医生便掀开被单一看：“开四指了！进产房！”护士急忙推起周琪的床往外走。

周琪紧紧地抓住许进的手，喘着气说：“沈先生……他家……他家怎么样？！”

“他家没烧到！只烧了他的那双手！”

“那就好，那就好……！”周琪脸上挤出一丝微笑。

护士推着周琪进入了待产室。

许进愣愣道：“烧了双手还好？！他爹知道不知多心疼咧！”

沈家布置华丽气派的客厅中，沈骏抽着烟斗正与尚毅低声商讨着。

世娴走进来。

沈骏责怪世娴未同尚毅交待便私自出去。

世娴有些委屈，带着气自顾自地说：“世涛住的地方失火，他被火烧伤了，我去看他！”

气氛沉默下来。

“公司需要他，我需要他，他来看过我吗？！”

“爸……！”

“别说了！公司现在是尚毅做主，我不希望再发生今天的事！”

“对不起！”世娴一脸的尴尬，望着尚毅说。

“没事，没事，以后打个招呼就好了！”尚毅很有风度地说。

“你们聊，我失陪了！”世娴感觉很没面子，也很委屈，说完便上楼了。

沈骏轻轻地叹了口气，语气似乎有些平淡：“你去帮我查查世涛的地址！”



公寓里，世涛从大门出来，习惯性地向右走。

少顷，乐平出大门，习惯性地向左走。

二人相背而去。

乐平来到咖啡厅，独自坐在靠窗的位置写信。

吧台后的唐明微笑着望着她，将煮好的咖啡端了上来。

乐平笑笑说：“谢谢！”

“老主顾，老朋友了还谢什么？！你忙，不妨碍你做事了！”唐明说完便回吧台了。

天空突然飘下毛毛细雨。乐平将小红伞打开撑起，觉得今年的冬天特别寒冷，整个城市笼罩在阴湿的雨里，灰蒙蒙的天



空，迟迟见不着阳光，让人感到莫名的沮丧。她沿着街道随意走着，感觉中有一种落泪的冲动。乐平边走边想，来到便利商店的邮筒前，将写好的信投入邮筒。

便利商店内，世涛正在用不太灵活的手在熟食区夹包子。

乐平抬头看看天，雨已停了，地上湿湿的还有一个个小水洼。她兴奋地拿着小红伞，像跳房子那样跳过一个一个小水洼，蹦蹦跳跳地从公寓外左侧街道走了回来。

右侧街道，手裹纱布的世涛正捧着一袋热包子边走边吃，这时手中的包子不慎滚落，他懊恼地蹲下来。

乐平走入公寓大门，不经意地瞥了一眼世涛的背影。

世涛正清理包子，随后也进入公寓。

世涛进得家来，摆好架势，准备拉琴。这时“咚”的一声，从隔壁传来一声钉钉的声音。

世涛睁开眼睛，皱起眉头，有些不悦。

紧接着叮咚声、锯木声，嘈杂不断。

他的眉头拧紧，整个脸变成了一张苦瓜脸，闭目的眼皮随着钉钉声微微颤动。

敲钉声暂停，世涛眼皮舒缓，正想提气拉琴，谁知“咚咚”的声音又响起，他生气地把琴放下来。

世涛怒气冲冲地下楼走到许进家门口，举起手正要按门铃，却见门上贴着一张纸条：“家有喜事。”

医院产科病房内，周琪抱着婴儿正哄着，许进在一旁拍手引起婴儿的注意。这时世涛走进来。

夫妻二人见是世涛很是高兴。

周琪说：“我告诉老许要好好感谢你，以后有什么事尽量说，老许一定做到！”

世涛顿了一下说：“就是……就是我隔壁那间空房，现在不

知搬来什么人，一下午敲敲打打，都快把我搞得神经衰弱了！”

许进、周琪一愣。

“有问题吗？！”

周琪使了使眼色，许进急道，“没问题没问题！那是崔小姐，她的房间原来在三楼给烧了，俺让她搬到五楼住，可能刚开始装潢吵一点吧。”

“噢！”

“老许，沈先生都开口了，我看你就回去跟崔小姐说一下。”周琪心疼那点装修费，顿了下又说，“装潢呢能简单一点就简单一点！”

“现在去？！”在一旁逗孩子的许进说。

“不是现在去什么时候去？！等她装潢好了你去付钱哪？！”

“不是你说的吗？！”许进心不在焉地说。

“现在！马上去！”周琪一把揪住许进的耳朵一拧。

“俺去！俺马上去！”许进急忙离去。

周琪对世涛道：“你放心！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吵闹的事老许一定帮你搞定！”



许进来到乐平家里，见乐平正指挥木工敲敲打打。

“许先生，我这房间快装潢好了！你介绍这师傅真好，你看他用多出来的木料钉了一个花台，以后我就可以在窗前种花了！”乐平高兴地向许进展示放在窗前的木花台。

“说的是！王师傅的手艺巧，又能废物利用，前些时候俺请他做婴儿车，他还帮我多做出几件玩具呢！”

“真的啊？！那我这里还有一些多出来的木条，看你要不要请王师傅帮你多做一些玩具？！对了！我有一本杂志可以参考噢！”乐平说着从堆在墙边的一堆书中抽出一本木工杂志。她



翻找着杂志内文，突然大叫：“找到了！你看这玩具，用几片木条就可以钉出来，比买的还好！还有这玩具箱，你可以帮小 baby 做一个放玩具，这样房里才不会乱！”

许进感兴趣地凑上去看。

“这玩具箱不错！”许进继续翻书，突然看到杂志另一页的书柜，“这书柜也不错嘛！”

“我看看！哎呀，真的不错耶！”

“那还等什么？！人工、木料都是现成的啊！王师傅，再加八个柜子行不行？！”

“没问题！”王师傅掏出手机，“喂？！再送三块八米的木料来。马上喔！”

“我本来是想买现成的，听你这么说，我也觉得量身订做比用买的好！”

“读书人就该有几个好书柜，对啦，你的计算机修好了，我已经搬回来了！”

“太好了！我又可以工作了！”

“工作就是要讲究环境！俺看你那面墙空着也可惜，也钉它几个书柜！”

“好啊！不过……”

“担心钱啊？！没关系，算俺的！”

“不是！我是想会不会做得太多了？！吵到邻居啊？！”

“啊？！这个……”许进忽然想到来意，愣了。

许进走近王师傅，“嘿嘿……王师傅，不好意思，俺刚刚说的统统不算！”

“你玩我啊？！我木料都已经叫了哩！你这样我很难做事情耶！”

“帮帮忙嘛！”

“不行啦！这样我亏本啦！”

“唉，俺又要倒大霉咧！”

“许先生，如果不方便的话就不要做了！”乐平悄声道，“他顶多不赚钱，不会亏本的！”

“俺不做柜子了你还替俺着想！”许进豪兴大发，“好，做！不做的是武大郎养的乌龟！”

世涛提着便当从公寓右侧街道走近，见大门口一辆货车停在那里，木工正从货车上卸下一批木料。世涛疑惑地多看一眼，走进大门。他回到家里，拿起了小提琴，摆好架势，谁知“咚”的一声，隔壁木工敲打声又起。

他生气地把琴放下，倒在床上枯躺着。

敲打声似乎越来越大，世涛一个鲤鱼打挺跃起身：“太过分了！不给你一点颜色看，你还当我好欺负！”

他来到一家乐器店，在一排乐器前停了下来，问：“有什么乐器可以让人头皮发麻的？”

“这个……无论哪一种乐器演奏得不好，都能让人头皮发麻！”一个店员走过来说。

“要很麻的！”

店员环视搜寻着，突然看到一根喇叭。“有！”店员高兴走过去拿来，“不但麻而且辣！”

世涛眼睛一亮：“麻辣？！好极了！”

咖啡厅一个安静的角落里，乐平一人坐在桌前埋头翻译资料。

唐明走过来，坐在对面，拿起译稿：“你翻译的文句真是优美，现在很少看到这样典雅的词句了！”

“就靠这个混饭吃，不用心就砸饭碗了！”

忽然乐平的手机响了，原来是翻译社的王若婷。“喂？王小





姐啊，我计算机已经修好了，再差几页就完工了！”

“崔小姐，不好意思，这份文件我们已经转给别人翻译了……”

“已经转给别人了？！你怎么没有通知我？！”乐平惊愕道。

“这是余苹的决定，下次有其他工作我会通知你……拜拜……”

乐平挂上电话，看着桌上赶译出来的稿子，忍不住委屈难过。

“算了！不用你的稿是他们的损失，就像没人请我做厨师一样！”

乐平苦笑了一下：“你的厨艺很好吗？！”

“就像你令人心旷神怡的文词一样！”

“唉，不知道哪一天我这匹良驹才能碰到伯乐！”

“我不算吗？！”

乐平笑了笑：“算！”

木工终于将最后一根钉子敲入柜子。乐平高兴地坐在桌前：“太好了！终于可以写稿了！”

突然从隔壁传来五音不全的刺耳的喇叭声，乐平皱皱眉，继续翻译。喇叭声仿佛鼓足劲似的持续不断，乐平精神不能集中，放下笔，走到墙边用力敲墙壁：“安静点！听到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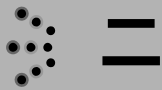
喇叭声更响了。

“你赢了，听到没有？！你赢了！”乐平对墙壁大喊一声，走到桌前将文件、翻译稿等全部塞入包包，打开房门，很生气地用力甩门而去。

隔壁房内的世涛听到甩门声，高兴地握着小喇叭倒在床上欢呼：“Y A！胜利！！”

向左走 向右走

Turn Left Turn Right



气势恢宏的青石集团大楼内，沈骏坐在办公室里专心地批阅着卷宗。尚毅敲门进来：“董事长，已经查到大少爷的住处了！”说着奉上一张纸条。



沈骏面无表情地将纸条接过放在桌上，并不看：“世娴有没有看到你？”

“没有！”

“好！有件事我想问你……”沈骏起身望着窗外，平静地说，“你觉得世娴怎么样？”

“很好！很积极！”

“我不是问你这个，我是问你对她的感觉！”

“很……很好！”尚毅低声说。

“喜欢她吗？”

“我……”

沈骏转身直视尚毅：“我知道你喜欢，所以你就处处让着她，你有没有想过就算有一天你追上世娴，她也是一个被你宠坏了的女朋友！你还能专心你的事业吗？！”

“我……我会调整我的态度！不过……”

“不过什么？！”

“她好像对唐明还没有忘情。”

沈骏胸有成竹地说：“你放心！我担保唐明不会再来纠缠世娴！该怎么做你自己想清楚！”

“是，董事长！”

世涛从公寓右侧街道拿着琴弦回来，一眼看见在大门口停放的加长型轿车，他脸色一变，夹紧衣领，低头走过。这时车门开了，沈骏踏出车门，望着世涛。世涛试图避开他。

“怎么？！没有勇气面对我吗？！”

世涛不理，迈步欲进公寓。

“逃吧！你永远都是个失败者！”

世涛停下脚步，转过身来说：“什么叫成功？！听你的话就叫成功吗？！”

沈骏注意到世涛两手包扎的纱布，皱了一下眉：“世娴说你受伤了，我来看看。”

“谢谢！不劳费心！”

“你非要像只刺猬一样说话吗？！我们不能平心静气地说两句话吗？！”

“是你起的头！有其父就必有其子！”

“哦，你还没忘我是你爸爸！”沈骏冷冷地讥笑道。

“我也没忘你对我的喜好视而不见！‘爸爸’！”

父子俩顿时沉默下来。

“我不是来谈你的兴趣的，我要你回来接掌青石集团！”

“可惜我只对我的兴趣有兴趣，没有青石集团我一样活得下去！”

“别太天真了？！”

“不信走着瞧啊！”

“你，注定是个失败者！”沈骏狠狠地说。

“知道吗？！你才是个失败者，你连自己的儿子都保不住！”世涛冷冷地笑着。

“你……”沈骏有些气闷。

“我很忙！失陪了！”

世涛径直走入公寓。

寒风中，沈骏急火攻心，紧摁着胸口，有些站立不住。司机急忙下车扶他。

“没事！你先回去，我要走一走！”沈骏落寞地夹紧大衣，紧摁胸口，摇摇晃晃地走到公园里。游客三三两两地穿过，沈骏神色悲戚地倒在椅子上。

“知道吗？！你才是个失败者，你连自己的儿子都保不住！”世涛的话一遍又一遍地响在耳边。





突然，一阵心悸，沈骏顿感呼吸困难。

乐平步履沉重地向沈骏这边慢慢走来，心里想着刚才唐明的话。她的脸上有着一丝愁云。

沈骏痛苦地抬起头看看乐平，没有办法说话。

乐平忽然回过神来，见此情景着急地说：“老伯，您怎么了？！”

“药……药……”沈骏手颤抖着，无力地指着西装口袋。

“是不是这个？”乐平从里面翻找出一个小药瓶。

沈骏难受地点头。

乐平拿出药片喂沈骏，并按摩他的胸口，关心地说：“心脏病是不是？心脏病要保持心情愉快，不能生气，也不能太劳累的！”

沈骏吃了药后缓过气来，感激地看着乐平：“谢谢你！”

“不客气！”

乐平悠闲地无所事事地轻摇着交叠跷起的腿，四下张望着来往的游客。

沈骏对身旁举止怪异却又散发着典雅气质的女孩有些好奇。

“你是公园管理单位专门照顾游客的义工？！”

乐平微笑摇头。

“大学生？！”

乐平仍然微笑摇头

“翘班的上班族？！”

乐平依旧摇头，随后轻笑道：“最后一次机会！猜错了我们就都不要讲话了！”

沈骏诧异地问：“为什么？！”

“我是来找清静的！”

沈骏闻言提起了兴趣，望着乐平，精明干练的神色又浮上

脸庞。

乐平回望了他一眼，怡然自得。

“作家！如果不是也起码是个文字工作者！”

乐平有些惊讶。

沈骏自负地说：“我们可以讲话了吧？！”

乐平傻愣愣地点头。

“你一定奇怪我怎么看出来的。其实并不难，你的手指甲修剪得很整齐，服装搭配得也很典雅，举手投足间散发出一种艺术家才有的特殊气质。不过一般的艺术家不是手没洗干净还留着颜色，就是为艺术而潇洒，穿得很随便！所以，我把所有不可能的去除，就只剩下作家了！”

乐平点点头，有些佩服地说：“那你呢？看你的样子应该不会是个无依老人吧？！”

“你猜对了！我就是一个无依老人，而且……很无奈！”沈骏刚升起的精明干练尽失。

“为什么？！”

沈骏望着远方感叹道：“为什么？！那要从一把小提琴说起……”



“啪”的一声，沈骏把一把小提琴摔烂在地上。“不——”，世涛一声嘶喊，心痛地跪倒小提琴前，猛然回头，眼里充满了泪水。“为什么？！你为什么砸烂我的琴？！”

“就因为你现在这个样子，你看看你，哭哭啼啼，你还像个男人吗？！你还能成什么大事？！”

“谁说大男人不可以掉眼泪？！你不但毁了我的琴，你也毁了我的回忆，你懂吗？！”（其实世涛拉琴是为了怀念母亲，她生前最爱的音乐就是小提琴演奏。）

“我不管你什么回忆！不准拉琴，跟我到公司上班！”



“你就知道赚钱，你从来没关心过你的家人！”

“你……我再问你一句，去不去上班？！”

“不去！饿死我也不去！”

“好！你给我滚……我永远不要再看到你！”

世涛愣了，咬牙道：“我滚！我会滚得远远的……”又狠狠地说，“继续拉我的琴！”然后便大步离去。

沈骏怒喊着：“拉吧！你不会有出息的，你永远是个失败者！”

乐平和沈骏走到喷水池边，坐了下来。乐平蹲下来随意地拨弄着池水，那池水泛起层层波纹，慢慢地向四周漾去。

“谈谈你的工作吧？”

“我？！我是个特约文字翻译！”

“特约？！很自由嘛！”

乐平苦笑了一下：“自由也要付出代价，不是专职，收入就不稳定！”

“你很烦恼吗？”

“多少吧！”

“十年后，你会怀念而且感谢这段日子的！”

“为什么？！”

“因为你成长了！不经一事，不长一智！”

乐平有些高深莫测地望着沈骏。

沈骏调侃道：“找我脸上的皱纹吗？！”

“我不相信你的儿女让你操心！他们有你这么有头脑的爸爸，一定很优秀！”

沈骏不自然地一笑，神色随之黯然。

乐平手机响了，“喂……真的啊？！好，我马上到！”

“你有约就不用陪我了，我已经习惯自己一个人了！”

乐平从皮包中取出一张名片递给沈骏：“假如您想找人说话，可以随时打电话给我！”

沈骏微笑收下。

“你不怕我啰嗦？！”

“我只怕你不啰嗦！bye-bye！”

乐平边跑边回头向沈骏挥手道别。

“我只怕你不啰嗦？！”沈骏自语道，他回想着乐平刚才的话，“我不相信你的儿女让你操心！他们有你这么有头脑的爸爸，一定很优秀！”

沈骏了然，一丝喜悦的神情闪现在脸上：“这孩子真聪明！”

乐平走进咖啡厅时，唐明微笑着正站在吧台前。

乐平走上前，说：“恭喜你啊！”她探头悄声道，“‘海悦饭店的大厨子’！”

唐明从吧台下一块精致的小蛋糕，喜孜孜地放在乐平面前：“请你的。”

“等一下！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答案满意我才吃！”乐平有些俏皮地说。

“放心！脱脂的，不会胖身材的！”

“嗤！谁问你这个啊？！我像这么没水准的人吗？！”

唐明有些不爽地说：“你的意思是我没水准喽！”

“你看你！幸亏老朋友了解你！”乐平咬一口蛋糕，顿了一下，“喏，我吃了，很好吃！可以了吧！小心眼！”

唐明有些不好意思，递上酒杯：“你要问什么？”

乐平依然兴致很高：“我问你啊，你就要到五星级的大饭店掌厨了，那你对这段窝在咖啡厅里的日子有什么想法？”

“过程啦！”





“会不会怀念？！”

“不会！”

“真的不会？！”乐平陷入了沉思，难道“他”说错了？！

“‘他’是谁？！什么对啊错的？！”

“你先别问，拜托，认真想一想再回答我！”

唐明拿起乐平面前的酒杯喝了一口，眼神迷朦，似近又远：
“我会很珍惜这段日子，没有这段日子，我也不会考进海悦饭店
做厨子！以后就算我有一天当上了主厨，也永远忘不了这段日
子！它是我失败的痛苦，却也是我成功的动力！”

乐平听得感动又羡慕，喃喃道：“好美的感觉喔……”

“有丑才显美，有坏才显好！”

“有道理！我心情好多了！”

“你还没回答我‘他’是谁？！”

“我碰见一个老头很有见识！以后有机会介绍你认识！”

“好啊！”

青石集团大楼的电梯门口，一位袅袅婷婷的女秘书拿着文
件站在一旁等待。这时，电梯门打开，神采奕奕的世姍踏出电
梯，尚毅跟上，女秘书急忙尾随。

世姍边走边问：“招商说明会准备得如何？该给我一个时间
表吧？！”

尚毅淡淡道：“什么时间表？”

世姍霍然转身，对尚毅说：“步骤进行的时间表！”

尚毅微笑道：“这应该是你拟给我才对吧？！”

世姍微愣。

“有问题可以找我的秘书！”

世姍转问秘书：“时间表拟好了吗？”

“是！拟好了！”秘书说着递上资料。

尚毅笑着看着世嫻。

世嫻生硬地念道：“说明会的前置作业会在一个月内完全安排妥当，包括与饭店的合约签定、口译员的甄选，以及是否要成立口译部门的评估。”

“已经决定跟哪家饭店签约了吗？”

“暂定海悦饭店。这样的时间表你满意吗？”

“满意！”世嫻扭头就走。

“等一下！你忘了说谢谢总经理！”

世嫻并未回身，有些受辱地说：“谢谢总经理！”说完刚要举步，便一阵晕旋。

尚毅见状，急忙上前扶住：“你怎么了？”

“我没事！”世嫻厌恶地挣开他的扶持，匆匆离去。

尚毅望着世嫻远去的身影，无奈地叹息了一声。

回到家中的世嫻，和衣躺在床上沉思：“尚毅为什么对我改变态度？是爸叫他这么做的吗？！这是爸对我工作没信心的表示吗？”

这时沈骏敲门进来。他上前拉开厚重的窗帘：“整天拉着窗帘不透气，白天也不见天日，人都没精神了！”

“还好，只是常常觉得头昏，可能睡眠不足。”

沈骏伴着世嫻坐下：“你不要太心急，工作不是短时间就能全盘了解的。”

世嫻有些担心地说：“爸，您不相信我的能力吗？！”

“我不是不相信你的能力，只是不希望你为工作而累坏了身子。”沈骏笑笑。

“谢谢爸！”世嫻有些释怀。

“还有，尚毅在商场上有很多年的实战经验，你虚心一点，多跟他学习不会错的！”

“噢！”





沈骏起身，又回身道：“那个唐明……你们没有来往了吧？！”

“已经分手了！”

“分手好！谁知道他追你安的是什么心？！”

沈骏的话勾起了世娴内心的酸楚，世娴起身叫住了正要迈步出去的沈骏：“爸，为什么您老是要替我做决定？！为什么不让我有空间自己选择？！”

“因为你不懂该怎么选择才是对你最好的！你是我的女儿，我有义务保护你！”

“世涛呢？！您到处打压他也是保护他？！”

“这你不会懂的！”

“是！我是不懂！我不懂您为什么不让您的孩子爱您而要您的孩子跟您反目成仇！”

沈骏恼怒地瞪视着世娴，脸上的肌肉不断抽动，转身离去。

夜异常的宁静，乐平双手捧着一杯咖啡站在窗前，遥望着星辰。她心里还在想着与沈骏相遇、散步的情景，不由得轻叹一声：“老天爷真爱捉弄人，他的儿女不让他操心，我想让父亲操心却没有一个好父亲！”

乐平苦笑着喝了一口咖啡，自言自语道：“奇怪，隔壁怎么这么安静？！难道跟我一样，感伤人生的无奈？！”

隔壁的世涛正低头想着儿时的时光：

沈家储藏室里，小世涛踩在椅子上踮起脚，往橱柜上摸索着一个小提琴的琴盒。就在他即将够到琴盒时，背后响起了一声吼叫：“你干什么？！”

他吓得一哆嗦，差一点从椅子上摔下来。

沈骏上前一把抱下他，疾言厉色地说：“谁准你翻我的东西？！”

“我……”

没等他说完，沈骏扬手就是一巴掌。

“我告诉你，以后再让我看到你翻我的东西，我就打断你的腿！”

他惊愣在那里，不敢说话。

“听到没有？！回答我，听到没有？！”沈骏生气地大喊。

他流着眼泪，害怕地点点头。

想到这里，世涛眼眶不由得湿润了。

茶杯里的水倾溢出来，烫到了他的手，他从往事中回过神来，苦笑着喝了一口茶，将头探出窗外，瞧见隔壁窗户透出温暖的灯光，心想：奇怪，隔壁怎么这么安静？！难道也跟我一样，在感伤人生的无奈？！……

他回身仰躺在床上，呆呆地看着天花板。

天亮了，路灯灭了。街上到处都是急匆匆赶路的行人和车辆。

世涛推着自行车出门向右走。

少顷，乐平也推着一辆自行车出门，向左走。

世涛骑着车停靠在路边买烧饼油条。

乐平车上挂着牛奶面包袋，自对街驶来。

两车在马路两边，交错而去。

S校园内的草坪上，几个学生或坐或卧，拿着小提琴和长笛练习着，世涛和系主任并肩走在冬日草坪中的步道上。

“很遗憾，本来有机会可以共事的。兼任讲师一年一聘，我却忘了教评会的送件截止时间，这件事都是我的疏忽……”

“没关系！既然没拿到聘书，我正好趁机好好进修。”

“明年的教师选聘，我一定把你列为首要人选……”





“谢谢！”

他们继续并肩走着，世涛心里充满了疑问：“主任，有件事我想问问您……”

“什么事，你说。”

“其实这次教师续聘，我父亲有介入对不对？！”

系主任有些尴尬，无言以对。停了下，他轻咳一声：“咳，待会儿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对你进修也许有帮助！”

世涛与系主任一同走入系办公室。这时只见 Alex 已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系主任招呼道：“你来了？我替你们介绍，这位是我们音乐系的沈世涛老师……这位是名经纪人 Alex，他经手的音乐家都是举世闻名的！”

世涛与 Alex 握手，继续说道：“主任，有些话我想请你转告我父亲，我喜欢音乐，不会为了一点小小的挫折而放弃，我要大家都能听到我的作品，我希望有更多人投入这个事业，今天，就算我沦落到街边，只要有一个人愿意听我演奏，我还是愿意继续演奏下去，我不会放弃的！”

系主任愕然。

Alex 惊奇不解地看着世涛。

“我要说的话说完了，谢谢您，我告辞了。”世涛说着关上门走出去。

这时电话铃响了，秘书起身接电话，喊道：“主任，您的电话！”

系主任接过电话，听着：“沈先生……是！一切已经遵照您的指示办理了……”

在一个装修的雅致的办公室里，世娴拿着厂商的电话簿，翻寻着。她查到电话号码，拿起电话要拨号，沈骏的声音从话筒传来。

“麻烦你了，没给你造成困扰吧……”

“没有，不过令公子真是很优秀的人才，能聘请他教小提琴是学生的福气，如果不是因为您的关系，我们是不可能拒绝像他这样的人才……”又一个声音传来。

世娴握着话筒，震惊不已。

“哪里的话……贵校兴建演奏厅的案子我已经批准了……”电话里沈骏继续说道。

世娴握着话筒发愣。

倏地，她挂上电话冲入沈骏办公室：“爸，您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世涛？！您真是太过分了！”

“人生是一连串选择，既然他想尝尝四处碰壁的经验，我所提供的就不会是康庄大道。”

“就算您不认同，至少可以做到不阻碍他的发展吧？”

“太迟了，我做事从不半途而废。”

“爸，您真的很无情！”

沈骏不说话，摇晃着手中的白兰地啜了一口。

“您这样分明是在逼他走投无路！”

“没错！我是在逼他回青石集团，回到我的身边！我会为他安排好一切，他就会知道顺着父亲的安排，做起事来有多么得心应手！”

世娴看着沈骏，霎时感到不寒而栗。

王若婷与乐平一起坐在咖啡厅里喝着咖啡。

“对不起，如果不是我休假，就不会出这种事情了！”

“不关你的事，是我自己不好。”

“忘了不愉快的事，我们以后还有很多合作机会。”

“我知道。”

王若婷拿起桌上的食谱，说：“这次还有案子要拜托你，你





看看，这是法国料理的食谱，还有《鲁宾逊漂流记》，出版社要重新出版，所以也要重新翻译。”

乐平接过来翻了翻：“食谱？我没有把握。”

“你没有把握，那还有谁有把握？”

“可是……食谱是专业书籍……”

“你找个朋友问问不就得了？”

街上行人川流不息。

乐平站在地下道旁的斑马线前，等着红绿灯。世涛悄然从乐平身后走过，进入地下道。

地下道中一个流浪汉躺在地上睡觉。有个外国流浪艺人正在走道对面的远处弹着吉他，弹得并不好听。行人走过艺人面前，指指点点就走了。那流浪汉不耐烦地捂住耳朵翻身继续睡。艺人看着面前空空的钱罐，只好摇摇头，收拾东西走了。

世涛看着来往行人，一时兴起，拿出小提琴，站在睡觉的流浪汉旁边演奏起来。

这时，绿灯亮起，乐平恰好从世涛演奏的地下道上方走过。

地下道中世涛聚精会神地拉着小提琴，不一会儿身边便聚起了一群人，而他面前亦堆积了一堆零钱。

一曲结束，众人热烈鼓掌，世涛将琴收进琴盒，人群渐渐散去。

那流浪汉坐起身来，饶有兴味地看着世涛。

世涛提起小提琴正准备要走。

流浪汉道：“你拉得这么好，为什么在这里拉？”

“你认为我拉得好？我可以再为你拉一曲。”世涛天真地笑了一下。

流浪汉错愕：“为我？”

“是啊！”

“为什么？！你又得不到好处！”

“好音乐不一定要得到好处的，但是一定要有人欣赏！”

“孩子，你有一技之长，不用在这里讨生活，前面的海悦饭店在征小提琴手，你可以去应征看看……”

“在饭店里拉小提琴？”

“怎么？觉得委屈？你连这里都可以拉，为什么饭店里不行？”

世涛笑了：“对啊！为什么不行？”

世涛提起小提琴离开，才走几步，又回来拾起地上的零钱，全数放在流浪汉面前。

世涛来到海悦饭店，看到橱窗前果然贴着小提琴征人广告，他深吸一口气后走进饭店。

服务员将他带到经理面前，经理打量着提着小提琴的世涛，让他先演奏一曲。

翻译社里余苹将名单交给王若婷。王若婷翻开一看，原来是口译员的名单，乐平的名字被画上一杠，改成月眉。

“我把崔乐平从名单里删去了。”余苹直直地说。

“为什么？她非常优秀，跟我们的配合也一直很好……”

“你忘了她才惹出什么祸？！何况译者这么多，又不缺她一个，我最受不了那种自以为是的译者了，反正我们现在有李月眉代替，她绝对不比崔乐平差。”

社长从办公室走出来：“余苹，青石集团的案子是你负责的？”

余苹拿着文件站起来，应道：“是，社长。”

“这次有许多翻译社要争取青石集团口译员的名额，我们平日跟青石集团就有往来，这个机会绝对不能错失。”





余萃将文件递给社长：“我知道，这是译者的资料，我正想送进去给您批示。”

社长接下文件，翻阅收起：“好，我知道了。”说着，他转身回办公室了。

若婷失望地翻着文稿。

世涛一曲演奏完毕，经理告诉他等通知。但是当他打开门时，却看到门口挤着几位员工往里探头观看，纷纷竖起大拇指。

经理回身望着世涛：“这样吧！从明天开始来上班，你觉得怎样？”

“为什么你刚才拒绝我？！”

“我不懂音乐！但是我相信听众的反应！”

世涛高兴地说：“谢谢！”

一名服务员紧张地来到经理面前：“经理，青石集团企业的总经理来了！”

“快去迎接！”经理急忙和服务员一起出去。

世涛慢条斯理地将琴收了起来。

海悦饭店大门口，服务员早已恭敬地排列在左右两侧。经理引领着尚毅与世嫻走向招商会场地。世涛恰好从电梯里出来，自顾自地走了。

尚毅看着他离去的身影，不解地问：“他是？”

“我们新录取的小提琴手！从明天开始来上班！石总您认识他？！”

尚毅看了世嫻一眼，世嫻毫无表情，便支吾道：“呃……不认识……”

忽然世嫻眼神一亮，唐明从前方走进饭店的餐厅里。

尚毅顺着世嫻的视线也看到了唐明。

“请跟我来！”经理边说边引领着他们走向唐明前行的那个方向。

世嫻跟着经理身后走着，眼神有意无意地寻找着唐明。

尚毅把这一切看在眼里。

他们一行三人来到欧式自助餐区坐下，世嫻仍四处搜寻着。

经理拿出几份菜单放在桌上：“这是我们为招商会特地配出的几套菜单，请你们挑选一下……”

尚毅迅速地浏览菜单，发现世嫻仍心不在焉，便把菜单递给世嫻：“你看看觉得怎么样？”

世嫻正欲从尚毅手中接过菜单，突然停住。

唐明端着食物出来，放好餐盘，转头之际与世嫻四目相对。唐明呆在那里。

侍者发现唐明不动，推了他一把说：“还愣着干嘛……走啊！”

唐明回过神来，迅速离开。

经理看看尚毅和世嫻，说：“这次招商会的用餐地点就预定在这里，采用欧式自助餐形式，到时我们会净空这个场地，不知道石总觉得怎样？”

世嫻从尚毅手中抓过菜单，尚毅发觉她拿反了。

唐明再度拿菜出来，不由自主地朝世嫻这边望了一眼，然后又匆忙避开。

尚毅注视着离去的唐明。

经理注意到尚毅的眼光，说：“他叫唐明，是我们餐厅的厨



师，才刚上班没多久，……他该不会是冒犯到二位吧？”

“没有，你多心了。”尚毅说。

“那就好，他做事勤快，厨艺又好，现在要找到这种厨师不容易。”经理松了口气。

尚毅从世娴手中抽出一张菜单：“我就选这个菜单！”

世娴发现看反了，心虚地低下头。

“好的！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尚毅若有所思地说：“嗯……有个细节要修改，我要指定唐明担任主厨！”

世娴惊讶不解地看着尚毅。



向左走 向右走

Turn Left Turn Right



一辆加长型轿车在车道上疾驶着。车内的世娴有些不悦：“你为什么要求唐明担任主厨？！他现在连主厨的副手都谈不上？！”



“他不是一心向上吗？！我是给他机会！”

世娴不再说话，眼睛怔怔地望着窗外。

沈骏坐在沙发上，望着尚毅，似乎想看透他：“你这是在玩火，既然知道唐明在海悦就应该另选地点！让唐明又出现在世娴面前是很危险的决定……！”

“我知道！”

“我知道你对世娴的感觉，所以更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我想要更确定世娴现在对唐明的心态，我不要心里老搁着一个疑团！”

“每个人都有过去，他们两人的感情已经是过去式了……”

“但是……过往的回忆恒久不变，我不确定世娴对唐明是不是已经不再眷恋了？”

“用做生意的方法？！欲擒故纵？！”

尚毅不语。

“这次招商会本来就全权交给你处理，你做的决定我不会插手管，但我希望你不会后悔。”

尚毅欲言又止：“还有……”

“什么事？”

“大少爷也在海悦演奏……”

沈骏面色一凝，皱眉道：“我知道了……你忙你的吧！”说着转身走了。

世涛在房间调着琴弦，门铃响起。他起身打开门，见是世娴，有些诧异地问道：“你怎么来了？！”

“我来关心你啊！你怎么会跑去饭店应征小提琴手？！”说着，世娴进了房间。

世涛快快地说：“唉，真不该让你知道我住在这儿！”

世娴一愣：“为什么？！”

“另外一个人也跑来关心我！”

“谁？！”

“还有谁！”世涛继续调琴。

世娴忽然醒悟过来，急急辩解：“不是我说的，我没告诉你住哪儿！”

“算了！不提了！你说你关心我，我在饭店演奏小提琴不好吗？！我说过，只要还有一个人愿意听我演奏，我就不会放弃！”

“那……万一碰上熟人怎么办？！不是很尴尬？！”

“有什么好尴尬的？！因为我是青石集团的小开？！不是！我只是个平凡的向往音乐的人！”

“嗯！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有魄力！”世娴有些愁怅。

“怎么了？！还有事？！”世涛有些敏感地说。

“我……遇到唐明了！”世娴幽幽地道。

世涛架好小提琴：“你在我这里找不到答案的！”

“该说的我都说过了，你也有自己的想法，不是吗？！”

一声美妙的琴音响起。

世娴忽然看到床上的喇叭，觉得奇怪，拿起来研究。

“你转移兴趣啦？！”

“不是！”世涛兴起，放下小提琴，接过喇叭，“是多了一项兴趣！就像这样！”

世涛鼓起腮帮子猛吹一声，世娴吓了一跳，捂住耳朵。

隔壁传来不满的敲墙壁声：“拜托，安静点好吗？”

“你干嘛吵人哪？！人家还是女孩子耶，有点风度好不好？！”

“风度？！我的风度早被她谋杀了！”说着，世涛又吹起一





声喇叭。

乐平坐在桌前艰难地翻译着食谱，刺耳的喇叭声吓得她跳了起来。她起身从书柜拿下另一本厚厚的英汉字典，翻找着：“唉！红烧猪蹄、药炖排骨，怎么译啊……”

她索性将字典往床上一扔，拿起电话：“唐明啊……我目前正在翻译一本法国料理的食谱，都快被搞死了，你有没有空帮我？！……真的啊！好！我明天去饭店找你！”

乐平挂掉电话，高兴得拿起食谱又叫又跳：“哇！真是太棒啦！找到救星啦！YAYAYA！”

隔壁又传来喇叭声。

房内的乐平气得对着墙壁扭腰摆臀，高喊“YAYAYA，YAYAYA……”

然而那喇叭却配合着乐平叫喊的节奏传来“叭叭叭，叭叭叭……”

“YAYAYA！”

“叭叭叭——”

许家客厅里，婴儿大哭，周琪抱着婴儿哄着，怎么也哄不成。她生气地喊了一声：“老许……”

蒙在被窝里的许进探出头来，赶紧响应：“来啦！”

“老许，去看看楼上那两个王八蛋，吵个不停，叫他们搬家！”

“俺看过了！不行！”

“啊？！你房东还是他房东啊？”

“俺房东，他老大！”

周琪一愣，火气更大了，把婴儿一把塞给许进：“我倒看看谁有三头六臂？！不搬，我给他三刀六眼！”

“是沈先生跟崔小姐！”

周琪立刻僵直了身子。

许进又轻声道：“是沈先生跟崔小姐！”

又一声喇叭传来。

此时门铃响起。许进说：“八成是崔小姐！”

周琪开门，见是一房客。

“许太太，吵死人了，你们没听见啊！”

“对不起啊对不起，我马上处理！”

房客刚走，“叭”的一声喇叭声又传来。

“你怎么处理？”许进忙问。

“想啊！你长脑袋是干嘛用的？！”

周琪烦闷地坐下来，左思右想。门铃又响，周琪去开门。又一房客走进来说：“许太太，你们是什么房东啊？！吵得房子都快塌了你们也不管？！你当我们是好欺负的是不是？！”

“我没那个意思，我……！”

“你就是这个意思，不然你为什么不管？！”

“我管哪……我在想办法嘛！”

“你能想出什么好办法？！这个月的房租我不交了！”

“以后也不用交了，你给我搬家！”周琪发泄道。

“啊？！你对不对啊你？！”

“我管你对不对！我爱听。”周琪朝门外大喊，“不高兴的统统给我搬家！”

“砰”的一声，周琪关上大门。

“老婆，这就是你不对啦！不上算哪！”

“我的命抵不上房租，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许进顿时傻眼：“没有！绝对没有！”

周琪气稍微顺了些，想道：“怎么这两个人活像对小冤家？！你看我不顺眼，我看你不顺眼的！不行！得改造改造！”

许进感兴趣地凑近：“怎么改造啊？！”

“让他们两个和好！”





“你想到办法啦？！”

“嗯！”

“高明！什么办法？！”

“做和事佬！”

“好办法！”

“你去！”

许进无奈地来到乐平的家时，乐平正专心地在桌前翻译着《鲁滨逊漂流记》，鲁滨逊漂流的生活使她感触很深，她边译边流着眼泪。

她禁不住地低声念道：“鲁滨逊在孤岛上三餐不济，暴风雨吹垮了他的小茅屋，惟一陪伴他的猫又不幸淹死了，为了生存，他只好吃了那只猫……”

许进看到乐平泪流满面的样子，吓了一跳：“我的天！你怎么啦？！谁欺负你了？！你告诉俺，俺一定替你出气！”

“谁欺负我？除了隔壁那位沈先生，还有谁会欺负我？！”

许进急了：“沈先生对你做了什么啦？！”

“他每天吹那吵得要死的喇叭，搞得我不能专心翻译！”

许进松了口气：“噢！俺还以为他把你怎样了？！只吹喇叭那就好！”

“什么叫那就好？！我觉得我好像那个可怜的鲁滨逊，自己一个人漂流到荒岛，没想到后来居然又来了一个食人族……”

“食人族？！”

“就是隔壁的啊！”

“喔，你真会开玩笑咧！嘿嘿……”

乐平见许进不懂弦外之音，连忙转移话题道：“你有事吗？！”

许进这才猛然想起：“喔，是隔壁的食人族，不不……隔壁的沈先生，说你这里常常又叫又跳的……”

乐平嫌恶地说：“真是恶人先告状！”

“他希望你可以安静一点……”

“可以啊！他没声音，我就没声音！”

许进有些为难：“这个……俺想你们两个都各退一步嘛……”

“不退！要退他先退！我是绝对不会先退的！”

许进傻了眼。

“没事的话我要赶稿了，失陪！”

许进只好转身离开，边走边嘟囔着：“唉！俺又要倒霉喽！”

乐平手机响起：“喂？沈伯伯啊！……请我吃饭，不用啦……聊天？！好啊！晚上海悦见？！没问题！0 k……bye！”

乐平从衣柜挑选出一件漂亮的衣服，围上围巾，走出公寓大门，向左走。少顷，世涛背着小提琴走出公寓大门，向右走。

海悦饭店，世涛在台上演奏着悠扬的小提琴乐，而此时沈骏和乐平坐在角落里用餐，Alex 和外国友人坐在他们隔壁桌欣赏地聆听着。

乐平注意到沈骏餐盘中的食物几乎没动，关心地问道：“老伯，您怎么不多吃点？！这家餐厅的料理满不错的，我有个朋友也在这里当厨师呢！”

“我今天没什么胃口……”沈骏边说边将手中的威士忌喝完。

“可是您这样不吃东西光喝酒，会伤胃的！”

沈骏注视着台上演奏的世涛，神情郁闷，似乎意有所指地说：“伤胃总比伤心好！”

乐平看着台上演奏的世涛，向沈骏介绍：“他是新来的小提琴手，演奏得比以前那个好多了！”





沈骏的神色转为严峻：“是吗？！我从没听过演奏水准这么差的小提琴家！”

Alex 坐在隔壁听到沈骏的话，面露不屑地看着他。

“是吗？！我倒觉得他演奏得很好啊！”乐平说。

世涛一曲演奏完，乐平和 Alex 都鼓掌赞许。

乐平注意到沈骏没有鼓掌，问道：“老伯，人家那么卖力演奏，给他点掌声鼓励鼓励嘛？！”

“我的手不是为这种音乐家鼓掌的！”

Alex 在隔壁听到，忍不住站起来走到沈骏身边：“你，闭嘴！”

“这是公共场合，你没有权力叫我闭嘴！”

“你错了！你的言论侮辱了这个场合，侮辱了在座的每一个人！”

经理赶过来，看见沈骏，急忙对 Alex 耳语道：“拜托，拜托！”

Alex 怒哼一声，招呼友人离去，临走前又走到沈骏桌说：“有一天你会踢到铁板的！”

台上的世涛又在演奏新的一曲，沈骏脸上露出既不悦又迷惘的复杂神情。

“老伯，您怎么了？”

沈骏回过神来：“没什么！我们走吧！”沈骏站起身，乐平担心地紧跟着走出来。

回来的时候，乐平从街道左侧走来，世涛背着小提琴从街道右侧走来，乐平与世涛即将走到公寓大门口，两人眼看就要碰面。

突然乐平身后传来唐明的声音：“乐平！”乐平转头，见是唐明，高兴地迎上去。

另一头，世涛背着小提琴转入右侧街道，走向公寓大门。

唐明将一叠食谱和译稿交给乐平：“喏！你的译稿！”

乐平接过来急忙翻阅。

“我已经把法国料理的专有名词和某些重要的关键词都写下来了，剩下的你应该没问题了！”

“谢了！不然我连沦落到翻译食谱都做不好！”

“别想了！老实说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

“为什么？！”

“你不是说要考口译员吗？！我觉得那才重要！”

乐平点点头。

世涛坐在窗前，悠哉地保养着小提琴。隔壁传来动人的歌剧，世涛一愣。世涛边陶醉在歌剧声中，边擦拭着琴。突然，歌剧声中混杂着一个五音不全、鬼吼鬼叫的跟唱声。世涛不悦地放下琴，拿起小喇叭，心想：“想来点麻辣是吧？！”

正跟唱得浑然忘我的乐平，被这刺耳的小喇叭声吓了一跳。“搞什么？！”乐平关掉音响，坐在桌前看书，随手摸着新捡来的小猫。那小喇叭声更加大声、刺耳。终于，乐平受不了了，把书一合，气呼呼地开门而去。



这一日，许进又提着两只老母鸡回公寓，刚进门，就见周琪抱着儿子坐在沙发上独自沉思，理也不理他，便上前问道：“怎么咧？！谁惹你不高兴咧？！”

周琪白了他一眼：“还有谁？！你呀！”

“俺？！俺又做错了什么嘛？！你看看这两只老母鸡，俺跑了三个市场才挑中的，两只十几斤，俺是手也酸得抬不起来，腿也快跑断啦！”

“哼，就算把你手脚都剁了也赎不了你的罪！”

“什么罪？！”

周琪吐了一句：“调解失败的罪！”

“俺知道错了！莫说砍俺的手脚，就是俺的人头，你也拿去

吧！”许进把头一伸。

周琪忿忿地说：“红烧还是清蒸啊？！你的人头丢在马路上狗都不吃！”

许进挨近周琪，磨磨蹭蹭，嬉皮笑脸道：“嘿嘿嘿……俺就知道你舍不得砍俺的人头！”

周琪冷哼一声，不语。

许进得寸进尺，软声软语地说：“小琪琪，不砍手不砍脚也不砍人头，你打算怎么处置俺哪？！”

周琪气不打一处来：“少臭美了！谁有工夫处置你呀！”

“那处置谁？！”许进有些不解。

“楼上王不见王的那两个！”周琪没好气地说。

“喔！”

“我想好了，这一次我要亲自出马！”周琪忽然意气风发。



终于完工了的乐平，打着哈欠，伸着懒腰，将打印稿顺好，塞进包包中，然后拎包出公寓，往左而去。没多久，世涛背着小提琴也出了公寓，往右走。

两个人反方向来到车站，由不同入口走入地下道。

乐平站在靠左边的月台前等车，世涛站在靠右边的月台前等车。

Alex 与 Ferro、Jack 边走边聊，排在与世涛同一列的队伍后面等着。

地下铁驶来，乘客们争先恐后涌入车厢，Alex 和 Ferro、Jack 被乘客挤散在不同车厢。世涛和乐平也各自被人群簇拥着上了车。

地下铁快速行进着。拥挤的车厢内，Ferro 与 Jack 慌张地四处张望，找寻着 Alex。Alex 却向与 Ferro 和 Jack 相反的方向走去，往另一节车厢寻觅他们。

车厢中的 Jack 脸色越来越不好，他一手压着腹部，一手抓着车厢吊环，身子摇摇欲坠。

Ferro 看看 Jack，急着抓人询问：“Excuse me……”

那旅客惶恐地说：“对不起，我不会英文，你找别人问吧！”

被 Ferro 抓到的旅客看到金发碧眼的 Ferro 说着满口英文，连忙摇手走开。

Ferro 连试了好几次，都是一样的结果，两人越来越急，Jack 的身体也越来越支撑不住。

站在不远处的世涛注意到焦急不已的 Ferro 和 Jack 连番碰壁，便主动上前询问道：“May I help you？”

Ferro 和 Jack 听到世涛说着流利的英语，如获救星。

Ferro 用英语说：“我们和朋友走散了，你能帮我们吗？”

世涛用英语说：“当然！你不是瑞士名钢琴演奏家 Ferro 吗？！你的朋友怎么了？！”

Ferro 用英语说：“他好像中午吃了不洁的食物，现在胃很不舒服！这是我经纪人的名片，麻烦你帮我打电话给他！”

Ferro 拿出 Alex 的名片，世涛接过来打电话。

从地铁上下来的 Jack 趴在公厕的洗手台上大吐特吐，虚弱不堪，Ferro 站在一旁担心地看着。Alex 与世涛站在公厕外等着，Alex 感激地对世涛说：“幸好你帮我找到他们，谢谢！”

“不客气！”

他看着世涛，忽然说：“我见过你！……在音乐系的办公室……还有……海悦的西餐厅，你演奏得很好，很有前途！”

Alex 诚挚地邀请世涛去听他们的演奏会。世涛高兴地答应了。

两个人互相交换了名片。

青石集团的会议室内，沈骏将文件往会议桌中央一扔，众





职员均被沈骏的举动吓了一跳。

“你们自己看看！这个月的业绩比上个月锐减30%，协力厂商流失三个！你们的专业到哪里去了？！你们是怎么办事的？！”

大家彼此交换惧怕的眼神，最后把焦点集中在一名主管身上。

那主管硬着头皮起身报告：“董事长，我们怀疑有其他企业暗中对青石集团做手脚，故意抢走我们的协力厂商和客户，所以……”

“怀疑？！我不要听这种臆测之词！商场上的竞争本来就是很平常的，我要知道协力厂商与客户流失的原因，并针对原因作检讨！而不是在这里猜测是谁对青石集团作手脚！”沈骏盯着主管。

“是……”主管嗫嚅着。

沈骏望向尚毅，发现尚毅欲言又止，便问道：“尚毅，你有什么话要说？！”

尚毅犹豫了一下，站起来说道：“目前外界流传一个新兴的光电集团正在大幅度地进行小企业兼并动作，我不知道这次公司遭遇的问题是否跟这个光电集团有关系？！”

沈骏环视会议室众人如坐针毡的样子，态度缓和下来：“那你就去查！”他转而对众职员说，“我不希望下次会议再有这种报告，听到没？！”

“听到了！”众职员异口同声地说。

众职员如获大赦般地走出会议室。

“尚毅，你等一下！”沈骏点燃烟斗道：“世涛在海悦演奏的事你去处理一下！”

尚毅心念一转，明白了沈骏的意思：“是！”

翻译社楼下，许多人在等电梯，手上都拿着各式的口译参考书。

匆忙赶到的乐平见此情景，很是诧异。她忍不住好奇地问：“请问你们是哪一楼的？”

“我们是来应征口译员的！”

“哪一家？！”乐平惊愣道。

“顶楼的翻译社呀！”

“啊！”乐平见电梯停在顶楼不动，焦急地从旁边的楼梯跑上去。

顶楼翻译社会议室里，正在放着一段商业英文录音，世娴与社长坐在主考官的位子上，月眉紧张地坐在对面，仔细地聆听。

社长将录音机按停，世娴专注地盯着她：“现在请你将刚才的录音内容口译成中文！”

月眉快速将录音内容翻译成中文：“亚洲华尔街日报报导，今年中国还有一批公司股票将在海外上市，但是去年中国股票涨幅达百分之一百五十，甚至百分之四百，分析家认为可能导致经济泡沫化！”

月眉口译完毕，世娴忙着打分数。

月眉眉飞色舞地走出会议室，离去。

乐平气喘吁吁地跑上来，王若婷急忙迎上：“你来了！太好了……”

“听说今天口译考试……”

“别说了！”

若婷急忙在名单上写上乐平的名字：“我是冒了丢饭碗的危险帮你，你要好好表现啊！”

“嗯！”





余萃从洗手间出来，看见了乐平不禁有点惊讶。她目送着乐平走进会议室：“谁让她参加口译甄选的？！”

若婷忙陪着笑脸：“是我！她刚好来，不好意思嘛！她也不一定会上！”

“哼！我看她是选不上！”

会议室内，乐平神色坦然地坐在世姻与社长对面。

世姻翻阅着手中的名单与资料，没看见乐平的履历表，感到狐疑：“你是崔乐平？”

“是的！”

“怎么没看到你的履历表？”

“这个……我临时接到口译员甄试的通知……”

世姻望向社长：“怎么回事？！”

“是职员疏漏把她的名字漏了！”

“噢！那你考完后再补履历表吧！”

社长按下录音机的放音键，一段商业英文录音传出。

乐平神色自若地聆听着。

社长将录音机按停，世姻盯着乐平说道：“现在请你将刚才的录音内容口译成中文！”

“亚洲华尔街日报报导，今年中国还有一批公司股票将在海外上市，但是去年中国股票涨幅达百分之一百五十，甚至百分之四百，分析家认为可能导致经济泡沫化！”

世姻听着乐平的口译，不住地点头微笑。

乐平口译完毕，静等着世姻说话。

“好！甄试结束，你可以出去了！”

王若婷见乐平出会议室，急忙迎上：“怎么样？顺不顺利？”

“还好！”

会议室的门打开了，社长抱着一叠资料，恭敬地送世姻走出来。

“崔乐平的表现不错，叫她补履历表！”世姻对社长说。

“是！我会尽快通知复试人员参加第二阶段甄试。请慢走！”

社长恭敬地送世娴离去，然后拿着一叠名单和履历表走向王若婷：“若婷，这是通过初试的名单，你通知一下，并把她们的履历表整理一下，这两天送过去青石集团……”

若婷拿着名单看了一下，对乐平说：“耶！你通过初试了！”

社长对乐平说：“这两天把你的履历表补上，参加复试！”
“谢谢！我一定会尽快补上！”乐平高兴地说。

在一家医院里，月眉高兴地边跑边叫跑向护理站：“妈……妈……”

“小声点！这里是医院，要安静！”

“妈，我口译员的初选通过了！我们以后可以过好日子，你也不用这么辛苦，我可以有能力养你了！”

“恭喜你啊！你的努力总算没白费！不过听你说只有一个名额，你有把握吗？”月母道。

“有！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争取到！”



乐平站在面馆的面点价目表前，犹豫着不知该点什么好。
世涛背着小提琴从乐平身后的街道经过，停下来望了一眼面馆的招牌，也凑上前看。

乐平专注地盯着眼前的价目表，没注意到一下子踩在世涛脚上。随着“哎呀”一声，她这才意识到自己踩住别人了，连忙弯腰道歉：“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当两人目光相对时，乐平突然惊叫道：“啊！你不是那个……”她使劲地想着。

世涛疑惑地看着眼前的陌生女孩。

乐平想了起来，高兴得拍手一跳：“我想到了！你就是在海悦演奏的那个小提琴家！真巧！你也来吃面啊？”



世涛不好意思地挠头：“是啊，我房东说这家面煮得不错！”

“好巧，我房东也是这样说耶。所以我今天来尝尝看。”

“是吗？！那你决定好要点什么了吗？”世涛有点不信。

“我房东介绍说这里的招牌和乌龙面的口味都不错，我两种都想吃吃看，可是我现在只能选一种，真是很难下决定！”

世涛很惊讶地看着乐平：“那么巧？！我房东也是介绍这里的招牌和乌龙面‘不错吃！’”

乐平不解地问道：“不错吃？！”

“就是好吃的意思！好看的电影也可以说‘不错看’！”

“好闻的香水也可以说‘不错闻’喽！”

两人一起走入面馆，分别要了一份面，然后他们又小心翼翼地各自的面分一半到空碗中，推到对方面前。

乐平和世涛彼此看着对方，举起筷子，露出调皮的笑容。

乐平道：“真是好办法，一人点一种，各吃一半！”

两人不约而同地从同一种面开始吃。

“嗯！你背着小提琴是要去演奏吗？”

“是啊！等一下吃完面就要去海悦了，你要不要一起去？”

乐平看着世涛，俏皮地说：“你这是在邀请我吗？”

世涛重重地点头：“好音乐是要给所有的人听的！”

“既然如此，当然要去喽！一定是‘不错听’嘛！”

世涛愉悦地看着乐平，稀哩呼噜地大口吃着面。

站在台上的世涛演奏着小提琴乐，眼神总是不自主地瞟向乐平。

乐平坐在台下专注地聆听着。

Alex 与 Ferro 坐在乐平的隔壁桌旁，不远处，有几名漂亮的女孩静静地坐着，大家都陶醉在悠扬的琴声中。

演奏结束后，几个漂亮的女生高兴地上台献花，世涛微笑着收下。他背起琴、捧着花走向乐平。

乐平看着花：“有仰慕者哦！”

世涛笑笑，将花送给乐平，“送你！”

“不好吧？！这是人家送你的！”

世涛把花束塞进乐平怀中。

“她们送我就是我的啦！我送你，你就收下！”世涛凑近乐平，望着不远处对他含笑的女孩，悄声道，“假装我的女朋友！”

“这……不好吧！”

“你没看到那些豺狼虎豹吗？！就当是做善事嘛！”

乐平微笑着将花收下：“好吧！下不为例喔！”

这时服务员走过来：“沈先生，经理请你去办公室！”

“好！我马上去！”

“谢谢你送我花！我会再来听你演奏的！”

“不客气！”

“那我先走喽！bye-bye！”

“bye-bye！”

乐平捧着一束花，来到厨房外。她看看表，自语道：“九点多了，唐明也该出来了吧？！”

这时一辆高级房车停在饭店对面的街上，房车玻璃上贴着黑色的遮阳纸，看不见车内动静。



饭店经理办公室里，世涛愕然望着经理。

“对不起！希望你能体谅我的苦衷！像你这样受欢迎的小提琴手其实我是求之不得的……”

世涛有些心痛：“好了！不要再说了！”他扭头就走。

“沈先生……”

世涛止步。

“有机会请您跟令尊提一下，希望他大人不记小人过……”

世涛冷冷道：“你放心！我跟他的事不会牵扯到别人！”说



着打开门，迈步而去。

海悦饭店整洁有序的厨房内，厨师们正在做最后的清洁工作。唐明拿着一框碗篮经过狭窄的走道，不小心撞到一位正在打包食物的厨师。

那厨师不悦地转头瞪着唐明：“撞到人不会说对不起啊？！自以为被指派当主厨就了不起啦？！也不想想自己是新来的，一点辈份的规矩都不懂！”

唐明不愿起冲突，连忙道：“对不起……”

那厨师转回头继续打包食物：“哼！有大人物撑腰，你这一声对不起我还不领受呢！”

唐明被惹火了，他用力将碗篮框架重重放在不锈钢桌上，其他厨师闻声纷纷转过头来。

“哎呀！才说两句人家就不高兴啦！果然是狗仗人势，脾气大得很！”

唐明憋着一肚子闷气。

另一位厨师瞥见郭叔走入厨房，急忙上前暗中拉扯吵架厨师的衣服：“郭叔来了，别说了！”

那厨师看见郭叔进来，连忙噤声打包食物。

郭叔脸色严厉地巡视厨房，看见唐明神色不对，心里了然，走上前对着众人说：“怎么啦？！造反啊？！我才离开一下子，你们这里就闹什么风雨？！谁被指定当主厨是谁有本事！要不服气，就拿出自己的本事来！”众人纷纷收拾东西，低头离去。

郭叔走到唐明面前，拍拍唐明的肩膀：“你别管他们说啥，做好你自己就是了！我知道，你有料！”

“是，郭叔！”

“时间晚了，赶紧把东西收拾好，早点回家吧！”

向左走 向右走

Turn Left Turn Right



四

唐明从厨房走出来，远处的乐平看见，高兴地招手叫道：“唐明……唐明……”

“你来干嘛？！”



乐平急忙打开肩上背的大包包，伸手进去掏着，终于拿出了一样礼物。

“呐！这是为了谢谢你上次帮我翻译食谱，一点小礼物不成敬意，你一定要收下！”

“干嘛那么客气啊！都说了举手之劳嘛！”

乐平硬将小礼物塞给唐明。

“告诉你，因为你的帮忙让我无意间参加了口译的甄试，那才是大恩大德呢！收下收下！”

唐明拗不过她，只好将礼物收下，塞入后口袋。

这时对面的房车车窗摇下，车内的世嫫冰冷地望着他们。

满心喜悦的乐平看着一脸愁苦的唐明，关心问道：“你怎么啦？！被骂了啊？！”

“没什么……”唐明注意到乐平手上捧着的花，“抱那么大堆花干嘛？！”

乐平将花轻轻地放到鼻下，闻了一下：“别人送的！”

唐明疑惑地说：“人呢？”

“走啦！我来谢你关他什么事！”

唐明戳了一下乐平额头：“怕误会啊？！”

“别闹了！八字还没一撇呢！”

“这么晚了，我送你回家！”

“好啊！”

两个人往乐平家走去。

对街房车车内，世嫫死死地盯着乐平的脸，冰冷的神色上浮上一层恨意。

“你的包包好像很重，我帮你背好了！”

“不用啦！我可以应付得来！”

乐平推辞着，唐明却趁乐平不注意，一把将包包抢过来背。乐平伸手想抢回包包，唐明却跑着让她追赶，两人笑闹着。

那停在对面的房车疾驶而来，险些撞倒乐平，又疾驶而去。
唐明急扶乐平，望着远去的房车。

“哪有人这样开车的？！”

唐明不语。

乐平看了一眼唐明：“你认识？”

“很久以前的一个朋友！”

两人边走边聊着。

“听你这么说是你的女朋友嘛！我觉得她也满可怜的，虽然过着富裕的生活，却没办法掌握自己的爱情！”

“等我功成名就后，我会再出现在她面前，请求她父亲答应我们交往！”

“你那么绝情，不怕她对你死心？！”

“她不是那种人，否则你今晚就不会遇上飞车女郎了！”

“那才更糟糕！原本是误会，现在又多了一个误会，相信我，女人在感情上是非常自私的，绝对揉不进一粒沙子！”

“那怎么办？！我现在的情况只怕越描越黑！”

“嗯！希望她可以坚持下去，这样你们两人所受的折磨才不会白受！”

“希望归希望，就看是不是真的有缘了！”唐明呆呆地望着星空。

乐平也抬起头看着夜空，沉浸在唐明的话语中。

唐明回过神来，将包包交还给乐平：“你家到了，赶紧上楼吧！”

乐平接过包包，向唐明微笑道别：“别灰心！‘有情人终成眷属’总听过吧！拜拜！”

唐明笑笑。

沈骏家的客厅内，尚毅在接电话：“好！我知道了，谢谢！”



他挂上电话，转向沈骏说，“海悦经理说已经开除大少爷了！”

沈骏点点头，抽着烟斗。

这时世娴脸色惨白地走入客厅。

“这么晚了，你上哪儿去了？！手机也不开！”沈骏关心地说。

世娴看着沈骏，正欲开口，却突然一阵晕眩，身子向后倒去。

尚毅连忙上前扶住，焦急地说：“大小姐？！大小姐？！”

世娴缓缓睁开眼睛，瘫软在尚毅怀中。

尚毅不知所措地望着沈骏。

“扶她进去休息！”沈骏看着世娴任由尚毅扶进去，轻声地叹息道：“看来尚毅是有希望了！世涛呢？！他什么时候才会如我的意？！”

世涛神色木然地躺在床上，他想着饭店经理跟他说的话，不由得倔强地握紧了拳头。

这时乐平清脆的笑语声又在耳畔响起，他将棉被轻轻拉过来，紧紧地拥着，脸上漾起幸福的笑容：那是一片开满鲜花的草地，世涛穿着燕尾服，帅气地张开双臂，一袭白色礼服、头戴花冠的乐平，宛如一美丽的公主，微笑着向他跑来。世涛上前轻轻拥住她，在碧绿的草地上，在蔚蓝的天空下，两人翩翩起舞，缓缓旋转……

突然，隔壁传来一阵敲钉声，将世涛从幻想中惊醒。他不悦地皱皱眉头，从旁边取来喇叭：“比麻辣，来呀！”

正在敲钉的乐平被突然而来的喇叭声吓了一跳，她不悦地继续敲着，而那喇叭竟然搭配着乐平敲钉的节奏一刻不停地吹起来，乐平捡来的那只猫咪也凑起了热闹，摇着尾巴，“喵喵”地叫着。五楼奏起了交响乐，可谓是“声声刺耳”。



终于，乐平将相框钉好，很满意地欣赏着，而隔壁却传来用力的甩门声。

楼下的周琪拿着奶瓶正在冲泡奶粉，许进站在周琪身边，不解地问道：“小琪琪，俺不懂你为什么还不展开行动？！这栋楼已经搬走五户啦！再搬下去，人家还以为俺的房子闹鬼！”

“你急什么？！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时机最重要！”

正说着，只见世涛怒气冲冲地进来：“许太太，隔壁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再搞下去，还怎么住啊！我想搬家了！”

“你不用搬！我办法已经想好了，以后不会再吵了！”周琪道，“你跟我一块儿上去！当面说清楚，俗话说见面三分情嘛！”

路上，周琪嘱咐着世涛：“待会儿呢，她一开门，咱们就笑脸相向，俗语说伸手不打笑脸人！就算她再怎么不讲理，也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

周琪按门铃，世涛却开自己的门。

“耶，你怎么跑了？！”

“我笑不出来！”

周琪傻眼了，呆在那里。

世涛打开自己的房间，关门走进去。这时，乐平的房门打开了。

“许太太？！有事吗？！”

“没事没事！找你聊聊！”周琪醒过神来。

“喂！所以我说崔小姐，你越跟他斗，他就越上头上脸的，就算没事也想斗斗你取乐！咱们啊，好女不跟臭男斗！”周琪边坐下边说。

“是吗？！可是我不跟他斗，他会以为我好欺负！”

“不会不会！不信你不理他，他就会觉得自讨没趣，自然不会斗你取乐啦！”





这时门铃声响起。乐平上前开门，一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探头进来东张西望。

“你看什么？找谁啊？”

“不是找你，我找的是男人！！”女人扭头就走。

“莫名其妙！”

乐平关上门，刚走两步，门铃又响。她转身打开门，一个漂亮女生问：“请问这里是五楼一号吗？”

“不是！是隔壁！”

“谢谢！”

乐平关上门：“许太太，你们这个门牌也太老旧了，二号上面那一条都没了，是不是可以换一下！”

“可以可以！”

门铃声又响起。

乐平生气地高喊：“这里没有男人！这里就只有我住，你要找的男人在隔壁！”

“谢谢！”一个嘹亮的男声响起。

“真受不了隔壁那家伙！八成是个风流成性的男人！”乐平坐回周琪旁边说。

“是吗？！看起来不像啊！”

乐平故作老成地说：“这你就不懂了！男人风流，有时从外表是看不出来的！但越是这种人，你越要小心！这就叫做人面兽心，比那种一眼就让你看出他是野兽的人还可怕！”

“呃……你会不会把隔壁想得太坏了？！”

“一点也不会！根据我对他的观察，他就是这种人没错！”乐平继续说道，“你看！假不了吧！”

周琪气呼呼地回到家中，许进抱着婴儿急忙迎上去：“怎么样？成功了没有？”

周琪进来用力地关上门：“哼！管东管西，管不了男盗女

娼！”说完进入内室。

“男盗女娼？！谁跟谁啊？！”许进傻眼了。

世涛家的门铃响了一次又一次，躺在床上的世涛厌烦地嚷道：“都说不见了，还按什么门铃？！”

门铃又一次响起，世涛大声喊道：“谢谢你们的好意！我要睡觉啦！”

门铃好像专门与他作对似的，再次响起。

世涛“唰”地翻身起床，随手抄了根棒球棒：“治疗皮痒还不简单！”说着便打开门。

开门看时，却是Alex，原来Alex是来请世涛帮忙的，他说Jack得了急性胃炎要开刀住院，因而想请世涛与Ferro搭档，继续二重奏演奏会。

世涛高兴地答应了。

第二天世涛出门时，赫然发现门上贴有一张纸条：“帅哥在此”。世涛将它撕下来，嘟囔了一声：“无聊！”便提琴而去。



海悦饭店厨房内，厨师们忙着做烹饪前置作业：洗菜、切菜、装篮、送冰箱。唐明心事重重地切着菜，一失神，手被切下一条大口子，血流不止。一旁督察巡视的郭叔看见，急忙上前：“怎么回事？”

“对不起！”唐明按住伤口，往厨房外走。

唐明手指包扎好后，拿起菜刀继续切菜。几个厨师看见，不禁窃窃私语。郭叔察觉异样转过头来，见唐明又在切菜，便朝唐明走去：“不是叫你今天别再做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唐明看了郭叔一眼，又低下头认真地继续切菜：“没大碍的，我不想停下来……不想丧失任何练习的机会！”

“要练习随时有机会，不差这一时一刻的！”

“我曾经让别人瞧不起，这是我的机会，让瞧不起我的人看看！”



郭叔赞赏又不舍地拍拍唐明肩膀：“好志气！但我不希望你因为太拼而伤了身子！”

“是！”

世姍与尚毅随着经理引领，来到海悦饭店西餐厅。

“石总，关于这一次招商会场地的布置与餐点配置，我们已经做了初步规划，这是规划书，请石总过目！”

世姍似乎有意无意地四处张望着。她搜寻着唐明的身影，内心里期待着看到他。

尚毅不动声色地将一切看在眼里。

经理向尚毅奉上规划书。

尚毅接过并不看：“我想请负责这次餐点的主厨唐明亲自来说明，可以吗？”

世姍惊愣不解地望着尚毅。

经理也一愣，但随即说：“当然可以！”说完便转身而去。

“如果你想藉机羞辱唐明，你是白费心机了！”世姍道。

“哦？！你很了解他吗？！”尚毅若无其事拿起规划书翻阅。

世姍有些坐立不安。

唐明走过来，看见他们，愣了一下，但随即恢复镇定。

尚毅看着唐明，微笑道：“我想听听主厨对招商会场规划的想法，所以请你过来说明一下！”

“是！我觉得贵公司选择海悦是正确的选择！我只管做菜，其他的事都由经理负责，我不懂！”

说话间，世姍注意到唐明手指上的纱布，不禁心痛起来。

唐明刻意回避着世姍关爱的目光。

“很中肯的回答，没有虚伪，没有膨胀自己，很好！”

“还有别的吩咐吗？”唐明问。

“没有！希望到时候能吃到你的好菜！”

唐明弯腰鞠躬，离去。

尚毅注意到世嫫对唐明的关怀眼神，心头一紧。

“石总，请问还有什么要交代吗？”海悦饭店经理道。

“没有了！你忙你的吧！”

经理离开后，尚毅发现世嫫还在发愣，便问道：“口译员甄选的事现在进行得如何？”

世嫫回过神：“目前已完成初试，复试将在近期内举行！”

“只取一名，要谨慎挑选！”

世嫫想起那晚厨房门外乐平和唐明嬉闹的情景，不由得阴沉着脸说：“放心！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中！”

乐平一人独自行走在街道上，路上行人、车辆来来往往。当她走近面店时，不禁有所触动，期待地往里面看去，希望能找到那个熟悉的身影。世涛言谈的笑靥又一次出现在她的眼前，她沉醉在那迷人的笑脸中，痴痴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演奏厅内的舞台上，世涛与 Ferro 正在进行钢琴与小提琴二重奏彩排。Alex 专注地听着。一曲奏完，Alex 满意地用力鼓掌。他跃上舞台，走向世涛与 Ferro：“彩排效果很好！”而后拍拍世涛的肩膀：“世涛，我果然没看错你！”

“哪里，谢谢！”

“太好了！这样我就可以改海报版面了，版面是你跟 Ferro，明天发布！你们继续彩排吧！”

回到家中的乐平满心欢喜地逗弄着小猫。隔壁传来小提琴优雅的演奏声，乐平不禁跟着小提琴晃动起来。她摸着小猫闭目聆听，心想：“假如隔壁的能永远放这种好听的音乐，不要老



是拿那根破喇叭吵我就好了……”

房内的世涛站在窗边，闭着眼睛，享受般地拉着小提琴。一曲练完，忽然发觉隔壁没有吵闹声传来，很满意，暗想：“隔壁的八成不在，才能这么安静！”他又开始演奏另一曲。

夜色慢慢袭来，月眉坐在客厅里朗读英文。这时月母穿着一件雪白的护士服从屋里出来。（月眉是她的私生女，这在月母心中留下了永远磨灭不掉的污点，因而演变成神经质的洁癖，因此成为白制服的护士。）她边走边说：“锅里有饭，中午把菜热一热就可以了！别太用功，要记得吃喔！”

“知道！”

忽然月母发现茶几上有些污渍，便取了抹布，使劲擦拭。

月眉望着母亲，有些伤怀。

月母努力地擦拭着，觉得擦不干净，有些着急。过去的记忆又涌上心头：“李如花之女，父不详……父不详……”那声音敲在她的心里，她变得很是惶恐，更急着擦拭起来。

月眉无奈地看着：“妈，别擦了，已经干净了！”

“没有！没有干净！我还要擦……我不要再有污点！”

月眉上前，温柔地按住母亲的手，接过抹布：“我帮你擦！”

月母有些不情愿地起身，她再三地叮咛：“要擦干净……”

月眉望着母亲佝偻离去的背影，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这时电话铃声响起，月眉拿起话筒：“喂？！我是李月眉……”转而她神色大变。

原来是世嫻打来的，她要约月眉见面。

“有！有空！好……我知道，我马上到，再见！”月眉挂上电话，神色又惊又喜却又有点不知所措。

乐平怀抱着猫咪坐在桌前，呆呆地望着墙上的空相框。她

轻轻地抚摸着猫咪，柔声问道：“你猜他现在在哪里？我还会不会碰到他？”那猫咪“喵”了一声，蹭着乐平。乐平将它举起来，笑道：“你在笑我吗？！你好坏喔……”

一阵门铃响起，乐平应声。

“嗨，怎么有空过来我这里啊？！”

“顺路经过，上来聊聊！”

“进来说吧！”乐平边说边开门。

“坐！我帮你倒茶！”乐平边说话边倒水。

月眉浏览着室内：“其实你不用那么忙，我坐坐就走！咦，养猫啊？！”

“捡来的！没什么东西招待你，喝杯茶总是要的！”乐平端着泡好的茶端给月眉。

月眉伸手接的时候无意间瞥见了墙上的空相框：“咦？！你怎么钉个空相框在墙上？！”

乐平急忙掩饰道：“没事，好玩！”

“不会吧！我在杂志里看过有人把爱人的照片锁在笼子里，意思是锁住爱人的心，你该不会是这样吧？！”月眉嘻嘻笑着。

“你想太多了！”乐平脸唰地红了。

“真的假的？喂，我没谈过恋爱，你要是有对象，一定要告诉我你们发展的状况，给我当作恋爱指南！”

乐平轻轻笑了一下：“八字还没一撇呢！”

“那就是有心上人喽！”

乐平不置可否地笑着。

月眉从乐平似笑非笑的神情中看出端倪，心有所感道：“谈恋爱眼睛要张大，错一步就后悔莫及了！”

“嗯？！你不是说你没经验吗？！”

月眉苦笑着说：“上一代的悲惨故事我看多了！”

乐平愣望着她：“谁的故事？”





月眉耸耸肩，自嘲道：“我，我就是悲惨故事的结果……唉！”

乐平同情地说：“你……你可以说给我听吗？”

月眉站起身，望着窗外，深吸了一口气，说：“父不详！我妈还因为这样有些神经质，在她眼里看不得任何污点，甚至去当护士，为的就是那一身白制服！”

乐平同情地看着月眉。

“那你……”

“怎么度过这二十几年的是不是？！”月眉回身望乐平，悲凄地笑了一下，“我把所有事都埋在心里，从来不去想它！我只知道我要甩开这个包袱，只有成功！”

“我相信只要你有心，一定做得到的！”

“没想到会跟你说这么多，也许是压抑太久了，一有感触就爆发了！”月眉自己也有些意外，她拿起背包说，“我走了，我要回去准备口译复试！”

“口译复试？！是青石集团的吗？”

“嗯！名额只有一个，不努力就没机会了！”

“你会的！你一定会成功的！”

市区内车水马龙，整个城市依然热闹如常。而乐平的心里却有些孤寂，她充满希冀地一个人来到海悦饭店西餐厅。

演奏台上一个小提琴手正在入神地拉着小提琴。

乐平选了一个座位坐下来，点了一杯咖啡。她呆呆地望着演奏者，对侍者说：“请问你们之前那一位小提琴手呢？”

“他辞职了！”

“喔！他为什么要辞职？”乐平有些失望地说。

“不清楚！”

“那他到哪里去了知道吗？”

“不清楚！”

世涛喝着咖啡坐在一家露天咖啡馆静等着世娴。

世娴匆匆而至：“你这么急找我做什么？！上次你被火烧，我会开一半就跑了，回去被爸爸臭骂一顿！”

世涛不以为然地从上衣口袋取出两张演奏会的票递给世娴：“我的演奏会，请你来听！”

世娴接过票看，惊喜地说：“你要和 Ferro 合奏？！”

“其实我是顶替小提琴手 Jack 的位置，他开刀没办法参加……不过，总是一个开始！”

“我真为你感到高兴！你的坚持总算没有白费！”世娴兴奋地说。

“嗯！”

“我想请爸爸一起去听，可以吗？”世娴看着手里的两张票说。

“票送给你就是你的了，随你想请谁！”世涛不屑地说，“不过，我建议你邀请听得懂的人去，我可不想对牛拉琴！”

“你的喜悦不能跟他分享吗？”

“我倒觉得他比较喜欢分享我的痛苦！我走了！”世涛声音里有些烦躁。

世娴望世涛背影，觉得手中的两张门票特别的重。

世娴回到办公室，望着两张演奏会贵宾券思索犹豫，她拿起话筒，想拨内线，想想后又挂掉：“万一爸去影响了小弟的演奏怎么办？”她想了一下，拿起话筒，开始拨外线。

海悦饭店厨房内，唐明正在厨房练习做菜。这时有人喊道：“唐明，电话！”

唐明接过电话来，道：“唐明！”

“是我……”原来是世娴。

唐明没有说话。





电话中，世娴颤颤地说：“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唐明忽然想到那天晚上飞车差点撞到乐平的情景，便没好气地说：“我很忙！有话快说！”

“我想邀请你一起去听世涛的演奏会，这个礼拜六下午……”世娴有些激动。

“没空！”唐明打断她的话，然后挂了电话。

世娴失望地挂掉电话，望着两张票叹气发呆。

这时尚毅敲门进来，看到世娴愁眉苦脸的样子，关心地问：“怎么了？”

世娴拿着两张票无奈地摇一摇：“世涛的演奏会，有没有空陪我一起去？”

“我肯定是最后一个选择对不对？”

“不去算了！”

“去！当然去！不过眼前有件紧急的事，联电询问电容器的报价单在哪里？”

世娴突然想起：“糟了！我……”

“快找！要出乱子了！”

世娴急忙翻找文件，发现被压在一叠文件的中间，她从中抽出来，懊恼地看着。

“听说这次竞价很激烈，我们要把握时间随时调价因应！我先走了！”尚毅说着就走了。

世娴拿起电话正欲拨外线，秘书敲门进来：“大小姐，是急件快递！”秘书将一大型信封送到世娴桌上后退出，世娴疑惑地看着信封寄件人部分写着“崔乐平寄”。

世娴抽出履历表及乐平照片，只见饭店厨房门外，唐明与乐平笑闹着，举止亲密。她愤怒地将信件撕毁丢入垃圾桶。

秘书又敲门进来：“大小姐，董事长召开一个临时会，在他办公室。”

“好，我知道了！”世娴顺了一口气，站起身准备离开。

尚毅突然出现在门口：“等一下的临时会你不用去开了，我

代表去就行了！”

世嫻不解地说：“噢。”

尚毅急急离去后，世嫻转头问秘书：“是什么性质的临时会？！”

“好像跟联电查询报价的事有关，董事长非常不高兴！”

世嫻急忙抓起桌上的资料便走。

沈骏坐在办公桌前，一脸的怒容，他把资料往桌上一摔：“联电查询报价为什么我们没有响应？！我们的底价比别人多了五块，谁还用我们的产品？！我们还生产产品干什么？！”

“董事长，这件事是我的疏忽。”

“不是他的疏忽，是我！”随后进来的世嫻说。

“大小姐……”

“爸，这件事是我忘了响应询价，跟他没关系！”

“不！董事长，是我督导不周，不关大小姐的事！”尚毅急忙道。

世嫻生气地瞪着尚毅：“这明明是我犯的错！你为什么要揽在身上？！”

“你既然是我的属下，你疏忽了报价，就是我没尽到责任！”

世嫻急得直跺脚：“不是你，是我！”

“我督导严格，你就不会疏忽了！”尚毅继续说。

世嫻正想开口，却被沈骏冷冷地打断：“够了！都不要再争了！两个人都有错，一个错在办事不力、一个错在督导不周！为了对员工有所交待，各罚薪半年！”

世嫻与尚毅面面相觑。

从沈骏办公室出来，世嫻一脸不悦地对尚毅说：“你为什么替我背黑锅？”

“不是帮你，本来就是我的错！”

“我希望你不要以私忘公！就算你帮我背黑锅，我还是不会领你这个情的！”





尚毅看着世娟，微笑道：“我不是为了要让你领情而这么做的，今天就算其他的属下犯了这种错，我还是会这么做的！”

“噢！公司有您这种总经理是公司的福气！”世娟不领情地扭头就走。

尚毅叹口气，望着办公桌上“滴水穿石”的座右铭，又重新激起斗志：“滴水穿石！什么时候我才能滴穿你的心？！”

乐平在一家书店里的英文书架前随意地浏览着。倏然间，透过书架，她隐约看到了一张海报。乐平绕过书架，仔细地盯着。海报上有明显 Ferro 演奏半身剧照和有阴影但看不清楚的世涛全身像。

“小姐，请问你们这里可以预购演奏会的票吗？”乐平向店员问道。

“可以！你想买哪天的票？”

“首演当天！”

“买几张？”

“两张！我想选贵宾席后的第一排位置，请问还有空位吗？”

店员查询计算机购票屏幕：“还有！购票付现还是刷卡？”

“现金！……对了！请问你这海报还有没有剩，可不可以给我一张？”

“请你等一下，我看看！”

乐平期待地盯着海报上的世涛等着，店员从柜台下拿出一卷包好的海报，交给乐平：“你真幸运，最后一张！”

“谢谢！”

乐平拿出手机，拨号，接通：“老伯啊！我是乐平，我又想听您啰嗦了！……好！半小时后在公园的喷水池前见！”

办公室里世娟和秘书正整理资料。

电话铃响起。

“喂？”世娴神色一变，向秘书道，“你先出去！”

“你可以说了！嗯……交了男朋友？！嗯，继续套她的话，以后我会告诉你怎么做！”

世娴挂掉电话，陷入沉思。转而她又拿起电话拨号：“翻译社，我是沈世娴，通知社长，复试取消，只取李月眉一个人！”

在客厅闲坐的月眉接到了自己被录取的电话。她兴奋地穿上了世娴送的套装，整个人霎时靓丽起来，禁不住揽镜自照，惊喜旋转，似有一种乌鸦变凤凰的感觉。

“各位女士先生，我是青石集团的口译员，我叫李月眉，请大家多指教。”月眉对着镜子惊喜地说。

忽然她激情冷却，望着镜中的自己，喃喃道：“为什么取消复试？！为什么只取我一个人？！为什么沈小姐什么都不准我问？！”

月眉一脸的茫然。

乐平愉快地坐在公园里的喷水池前，一脸掩饰不住的喜悦，她不断地晃着两条腿，包包中还插着露出一节的海报。

身旁的沈骏微笑道：“你今天心情很好，什么事这么高兴啊？”

乐平抽出海报，展开它，兴奋地说：“你看！”

“哦？是谁的演奏会？”

“名钢琴家 Ferro！”

“那个拉琴的怎么印得那么小？！”

“新人嘛！”

“嗯！合理！”

“就这么说定喽！票给你！”

沈骏接过票来，说：“谢谢……”

他环顾着喷水池：“对了！你有没有听过这喷水池的传





说？”

“没有！这喷水池还有传说啊？！”

“以前这个喷水池是一座很大的湖，那时有一对年轻却贫穷的恋人常在这里约会，那个男孩是一个小提琴手，英俊挺拔，女生见了他都喜欢。女孩是一个大学生美丽大方，也有无数的追求者……”

“哇喔！听起来真是郎才女貌！”

“是啊！本来以为是段美好姻缘，没想到那个男孩贪图富贵娶了一个富家女，遗弃了女大学生！就在男孩事业飞黄腾达的时候，女大学生却消失在人间，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乐平听得眼眶微湿：“好可怜噢！”

沈骏惊讶地说：“哦？我还以为你会说很老套呢！”

“是很老套没错啊！不过我每次只要一听到恋人被迫分开，或者结局不好，我就会觉得他们很可怜！”

“你谈过恋爱吗？”

“怎么说呢？算有也算没有吧！”

沈骏不解地问：“什么叫算有也算没有？！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感情是没有灰色地带的！一旦有了灰色地带，伴随而来的就是无尽的痛苦！”

“好深奥！”

“其实很简单！就是爱情要专一！”

“嗯！这个我做得到的！”

沈骏意味深长地说：“做得到就要坚持，否则……就是痛苦！”

正说着，一阵优美的小提琴乐曲传来。

“老伯，你听到没？有小提琴的音乐耶！要不要一起过去听听？”乐平高兴地说。

“好啊！”

这时沈骏的手机忽然响起：“喂？我是！……好！我马上回去处理！”

沈骏挂掉手机，很抱歉地看着乐平：“不好意思，我现在要去处理一件重要的事，不能陪你了！”

“没关系！您有事就去忙，别为了陪我而耽误了！”

沈骏点点头，急急走了。

乐平背起包包往小提琴乐传出处走去。

路上碰见一个大约三岁的小男孩惊慌无助地哭喊着妈妈。

乐平见状急上前：“小弟弟，你怎么啦？找不到妈妈啦？”

那小男孩哭得稀哩哗啦。

乐平牵着小男孩就近坐在公园的长椅上，掏出面纸给他擦鼻涕眼泪：“别哭了！再哭就变成小花猫喽！”

乐平擦完鼻涕眼泪，又拿出手帕替小男孩擦脸：“把这一块黑黑的擦掉……哇，好漂亮哦！小花狗，小花猫一定都喜欢跟你做朋友，说你好漂亮！”

小男孩破涕为笑。

“你几岁呀？”

小男孩伸出了三个手指头。

“三岁啊！来，姐姐这里有糖果，要给最可爱的小朋友！”

乐平从背包里找出小糖果盒，拿出一颗糖。

乐平举着糖果：“要说什么？”

“谢谢！”那小男孩甜甜地说道。

“好乖！”

“可不可以也给我一颗！”一个好听的男声从背后响起。

乐平回头，看见世涛背着琴，正在笑望着自己。

“可以呀！不过要陪我们等妈妈！”

世涛笑着坐下，乐平递上一颗糖。





“真巧！在这里又遇到你！”世涛有些兴奋。

“是啊！我觉得这小提琴的声音好熟悉，原来就是你！”

“我刚排练完，觉得天气很好，就来走走，然后就看到一个善良的女孩照顾一个走失的小朋友！”世涛微笑着说。

“不许取笑我！”乐平佯装嗔怪道。

“我不是取笑你，是真的觉得你好善良！”

乐平听完，一股暖意漾在心头，脸上露出淡淡的微笑。

世涛欣赏地望着她。

“我去海悦想听你演奏，可是他们说你离职了！”乐平看着他说。

世涛面色一凝，转而又恢复笑容：“是啊！我想换个环境拉琴！”他岔开话题说，“小朋友的妈妈在哪里？！一直在这儿等也不是办法！”

“怎么办？公园这么大，要去哪里找他妈妈？”乐平有些茫然。

“我刚刚走过来的时候，看见露天舞台那里有一个团体在彩排，可以请他们用广播帮忙！”世涛想了一下说。

“好办法！”

“小弟弟，可不可以告诉姐姐你叫什么名字？”

小杰正吃糖吃得高兴：“小杰……”

“小杰，现在哥哥和姐姐带你去找妈妈，好不好？”

小杰点点头。

世涛和乐平站起来，两个人牵着小杰的手往露天舞台走去。

向左走 向右走

Turn Left Turn Right



五

公园的广场上，一个留着长发的男歌手正与伴奏彩排曲目；台下周围若干观众或站或坐围在一起，仔细地听着，有的甚至跟着合唱起来。



世涛与乐平牵着小杰来到舞台下，只见台上一名工作人员正在整理电线。乐平向那工作人员招手道：“先生，能不能请你们帮个忙？”

“什么事？”

“我这里有一个走失的小孩，想请你们帮助找一下他妈妈！”

“噢！好，请你们等这一个曲目排完！”

正说着，彩排曲目唱完了。工作人员走过去，对男歌手低语了几句。那男歌手扬扬头发，向世涛走过来：“有事吗？”

世涛不好意思地挠挠头：“不好意思！我想请你们用广播帮我找寻这小孩的妈妈！”

“那简单！小朋友叫什么？几岁？”

“小杰！三岁！”

男歌手拿着麦克风喊：“各位公园的游客请注意！我们这里有一个走失的三岁小男孩，名叫小杰，请小杰的妈妈听到广播后，到露天舞台来领小孩！再重复一次，小杰的妈妈，请你尽快到露天舞台来领你的小孩！”

在露天舞台附近着急寻找小杰的母亲听到广播，高兴地往露天舞台奔去。她跑到舞台前，小杰看到妈妈扑上去。

“小杰！”杰母激动地抱住他。

杰母转过头，感激地对世涛和乐平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帮我找到小杰！”

“不客气！”

两人目送母子离去，都有一种做了好事的快感。

世涛说：“一起走走吧？”

“好啊！”

他们来到游乐场，孩子似的大声笑着、叫着，尽情地玩耍着，犹如失散多年的恋人。

两个人笑闹着跑到喷水池前，坐了下来。

空中飘起毛毛细雨，天地间一片烟雨蒙蒙。

“下雨了！”世涛说。

“我知道！”乐平感到那掉在身上的雨是那樣的轻柔。

“你也跟我一样，喜欢淋雨！”世涛高兴地说。

乐平摇摇头：“是你跟我一样，不想离开！”

“好！大家都不走！喂，对了，认识你到现在，还不知道你贵姓？”世涛乐呵呵地说。

乐平微笑着说：“我姓崔，我叫崔乐平。”

“崔乐平，很好听的名字！”

“你呢？”

“我姓沈，沈世涛。”

“也很好听！”

世涛自语道：“同样姓崔，奇怪，怎么天差地远！”

“怎么说？！”乐平好奇地问。

“我隔壁住了一个姓崔的女生，烦死了！”

“啊？！”乐平一愣。

世涛疑惑地问：“怎么了？！”

“没什么！”

“说嘛！”

“真的没什么嘛！”

“喂！大家公平点好不好？！你问我我都照实说了，你也应该据实相告嘛！”

“唉！我本来不想讲的……我隔壁住了一个男生也是姓沈，也烦死了！”乐平犹豫地说。

世涛听完一愣，随即道：“还好不是我！”

乐平也说：“还好我也不是‘她’！”

两个人相视一笑。





“你真的那么喜欢听我演奏？！”世涛问道。

乐平低下头，轻轻地说：“不止是演奏！”

世涛一愣：“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没听到就算了！”乐平羞红了脸，起身就走。

雨越来越大了，夹杂着电闪雷鸣。

“喂！把话说清楚再走！”世涛边追乐平边喊。

他追上乐平，急忙把大衣脱下，撑开盖在两人头上：“你说的是真心话？”

乐平抬起头，看着世涛，一脸娇羞，微微地点了点头。

雨水淋在乐平的身上，她想拉大衣却抓住了世涛的手。两人目光相对，世涛情不自禁，低头想吻乐平，却碰到了乐平的脸颊。乐平娇羞得把他推开，笑着从大衣里跑出来。

世涛一把抓住乐平的手，将她轻轻带入怀中。乐平没有挣扎，小鸟依人般地偎依在世涛怀中。外面的风雨越来越大，两个相依的人却感到越来越温暖。

世涛紧紧拥住乐平，两人各撑着大衣的一边。他轻轻地抬起乐平的下巴，深情款款地注视着乐平的眼睛，乐平回避着世涛炽热的眼神。

世涛低下头轻吻着乐平，乐平含羞地闭上眼睛。

风雨中的两个人陶醉在自己的世界里，那吻越来越炽热绵长。

雨更加大了起来，世涛背着小提琴举着湿淋淋的大衣护送乐平跑到展览馆门前的走廊躲雨。

乐平全身湿透，发抖不已。世涛心疼地摸着她湿淋淋的头发：“回家洗个热水澡，免得着凉了！”

“嗯！”乐平乖巧地点点头。

“可以留个电话给我吗？”世涛的目光是那样的炽热与温情。

乐平从包包中取出小笔记本，撕下一页，写下自己的电话交给他。世涛也在笔记本上写下自己的电话。

世涛紧握着纸条，轻轻地抚摸乐平的脸颊，温柔地凝视着她。

乐平以为世涛又要吻自己，闭上眼睛，却不料世涛只摸摸乐平的头，怜爱地说：“快回去吧！要着凉了！”

乐平往左走了几步，不舍地回头，发现世涛仍在注视着自己。她挥挥手，下定决心，将包顶在头上习惯性地向左跑去。

世涛痴痴地目送着她离去，然后撑着大衣抱着小提琴习惯性地向右跑去。

回到家后，乐平换了套衣服，用毛巾擦着头发。

窗外，雨已经停了，天已放晴。

“真是来得急，去得快！”乐平脸上泛起甜蜜的笑。

这时电话响了，说复试取消，只取了月眉一个人。

乐平苦笑了一下，从左边的楼梯下去买咖啡。

这时世涛也回到公寓，从右边的楼梯进来。

两人相错而去。



晚上，世涛来到演奏厅与 Ferro 彩排合奏曲目的最后一小节。

Alex 和 Ferro 对他都表示赞许。

Alex 叮嘱道，如果紧张的话，演奏的时候就当作台下没人。

“我尽量！”世涛边说边收琴。

“不是尽量是一定！我看过太多因为紧张而失常的乐手，我对你可是寄予厚望！”

“我会全力以赴的！”

“好！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祝你明天演出成功。”

“谢谢！我走了。”



乐平躺在浴缸中舒服地泡着泡泡浴，尽情地沉醉在与世涛相遇的回忆中，爱情的幸福包围着她，生活对她来说一片明媚。

这时电话铃响起，乐平裹着浴巾，兴奋地跑到电话前：“喂？”

话筒里却传来挂线声。

乐平无奈地挂下电话，却发现猫不在：“猫咪？！猫咪……啧啧啧……猫咪？！”

世涛挂上电话，举起话筒想再拨一次，抬头看看壁钟，发现已经十二点，那只不知是谁家的小猫睡在房中一角。

“这么晚了，连猫都困了，她应该也已经睡了吧？还是不要吵醒她，明天再打好了！”世涛顺手将电话纸条放在电话旁，走进了浴室。

乐平那甜美的声音、娇艳的面容时时出现在他的脑海，他边哼歌边冲澡，快乐得像个无忧的孩子，仿佛自己扎根于幸福的海洋，所有的忧伤都离他而去，一切对他来说是那样的满足。

尚毅来到世姻办公室。世姻道：“有什么吩咐吗？总经理！”

尚毅在世姻桌前坐下，说：“不是吩咐，是来请教！陈秘书说你取消了口译复试，而且已经确定了人选，有这回事吗？”

“是！有这回事！你不是交给我全权处理吗？！后悔了？！”世姻冷冷地说。

“怎么会！我相信你一定有你的理由！我只是确定一下！”

“没别的事的话，我很忙！”

“喔！那我不打扰你工作，你忙！”尚毅有些失望走了。

世姻望尚毅离去的背影，开始拨电话：“月眉吗？我是沈小姐……”正在诵读英文的月眉听到她的声音全身一紧。

“是！沈小姐，有什么吩咐？……是，是……我不会让您失望的，您放心，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再见……！”

挂上电话，月眉兴奋地喊道：“妈，青石集团通知我明天正式上班！”

“我成功了，我是正式的口译员了！妈……”

月母轻轻地拍了拍月眉：“好……好，要好好做！不要有污点，不要让人瞧不起！”

“不会的！我不会有污点的！您放心，我一定会清清白白的！”

坐在书桌前看书的乐平有些心不在焉，书才翻两页，又扭头看向电话。她索性把笔扔下，走到电话前，话筒拿起又放下，想了想，又坐回书桌前看书。

这时那只昨夜未归的猫咪突然出现在窗口。

“你跑哪去了？！老是看不到你，你交男朋友了吗？”乐平上前抱起猫走回书桌，突然觉得厌烦，把书一扔，站了起来。

她仰面躺在床上，瞪着天花板，口中喃喃自语：“电话没坏，怎么没电话来！唉，昨晚慢了一步，也许就是他打的！”

乐平转头又看向电话，电话仍无动静，她只好又转回头直愣愣地瞪着天花板：“讲好他打给我，我打给他会不会太主动了？！会不会让他觉得我……”

乐平脸颊飞红，胡乱地把笔记本塞回背包。

这时门铃响起，乐平打开房门，竟然意外地发现是月眉：“你怎么来了？！请进请进……”

“青石集团通知我明天正式上班！”

“恭喜你！我就说你一定会成功嘛！坐，我泡咖啡给你！”

“不坐！”

“我要请你到外面喝咖啡！你呀，真是金口玉言！”





“可是我……”乐平犹豫道。

月眉赶着替乐平拿背包：“没可是了，天大的事也等我们庆祝完了再说！走走走！”

乐平不由分说地被月眉拉出门。

电话铃声又响了。

乐平赶紧开门，迫不及待地冲进去。

“喂？！我是崔乐平……”乐平满心期待地说。

“请问是心情咖啡厅吗？”

“你打错了！”乐平极其失望。

“走啦！走啦！”月眉进来道。

电话又响，乐平犹豫起来。

“大小姐，走啦！”

“再接一个，一个就好！”

“喂？！我是崔乐平……”

“亲爱的客户您好，您已经超过账单的缴费期限，请速往缴纳……！”乐平哭笑不得，颓然挂上电话。

“心上人哪？！他有心你还怕接不到电话？！要沉得住气，要欲擒故纵懂不懂！”

乐平点点头，猛然清醒。

“咦？！好像是你教我怎么谈恋爱？！”

“谁教谁都一样！好朋友嘛！”

二人相视一笑，刚要举步，电话又响了。

月眉望望乐平，那眼神似乎说你看着办吧。

乐平犹豫了一下，终于下定了决心：“不管它，走！”

隔壁房中的世涛耳朵贴着话筒，期待着那甜美的声音，却没想到传来一声声的空响。再拨，依然是空响。

那只猫又跳进世涛的房中。一阵冷风从窗口吹来，将放在

电话旁的纸条吹起，一下子飘出了窗外。猫望着飞舞的纸条，呆呆地看着。

海悦饭店的厨房里，一名厨师助手正在练习炸猪排，那裹满炸粉的猪排放入油中，猪排被高温油炸得滋滋响。

唐明在一旁指导着：“变色就起锅，不能早也不能晚！早了不熟，晚了嫌老……”说着便从一旁的盘里取过一块猪排放入油锅中。

突然油锅产生油爆，热油喷溅在唐明手上，唐明一惊，急跳开。

他急忙走到水龙头下冲冷水。

郭叔过来查看他烫伤状况，唐明关上水龙头，又想回去教，却被郭叔拦住：“你冲冷水的时间不够，会起水泡的！”

唐明听命，打开水龙头继续冲手。

“你认真是好事，但厨师最重要的就是手，你要爱惜你的手！冲完水擦点酱油消肿！”

“有效吗？”

“这是厨房的秘方！要是不信还有一方，维它命E！”

郭叔掀开自己的衣服：“十年前一锅油全倒在了肚皮上面，就靠维它命E！瞧，连个烫痕都没有！厉害吧！”

“知道了。”

郭叔心疼地叹气道：“有时我真不知该怎么说你！要争一口气也不必急于一时！你自己要多注意点！”

“是！郭叔！”

青石会议室里，沈骏拿着公司财务报表，眼神逡巡逼视着在座的众职员。众职员都低着头，如坐针毡。

“果然不出我所料，我们电容器的库存量比较前期多五倍！”





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各位有什么意见？”

众职员都不敢吭声。

沈骏目光移向尚毅。

尚毅站起来报告说：“董事长，目前已查到史吉理光电集团以低三个百分点的价格大量抢走我们的客户，所以奔骏厂的库存量才会暴增！”

“史吉理光电集团？！它才新兴不到两年，怎么有那么大的资金可以低价抢走我们的客户？！”

“据了解，这个光电集团有三个创办人，分别是史大纲、赖吉庆和高明理，其中史大纲是富华金控集团的小开；高明理是电子业出身，目前担任史吉理的总经理；至于董座赖吉庆出身银行业，于半年前死于肝癌，他的职位由遗孀接掌，因为有金融背景，所以资金运转很容易！”

“看来是场硬仗，但青石集团不会被击垮的！尚毅，你计算看看我们有多少降价空间可以应战？！还有，要随时注意史吉理的动作，随时采取相应策略！”

“是！”

“还有什么要报告的？！”

没有人吱声。

“散会！”

众人离去后，沈骏看看桌上的日历表，从皮夹中掏出乐平给他的门票，仔细一看，蓦然发现上面有沈世涛的名字。

他神色一寒，将门票撕毁，放入卷宗。

世嫻坐在办公桌前，看着手中的门票，无奈地搁置一旁，她拿起计算器计算报价单上的降价空间。

尚毅敲门进来，欣赏地望着世嫻忙碌的样子。

世嫻计算完毕，拿着一叠资料走到尚毅面前坐下，尚毅接

过来翻阅着。

“总经理，计算结果，青石集团目前的资金运转还可以支撑降价百分之四的空间！”

尚毅思索了片刻，说：“史吉理以降价百分之三来抢走我们的客户，所以目前我们还有一个百分点的空间可以跟他们拼价，但是假如我们马上降一个百分点，史吉理一定也会跟进降价，这样我们就有危险了！假如先降3.5个百分点再搭配其他优惠，看看史吉理会做怎样的响应，我们再做处置！”

“是！”世娴站起身，突然一阵晕眩倒下。

尚毅急上前扶她：“大小姐……大小姐……？！”

世娴昏迷不醒。

尚毅急按对讲机，叫秘书叫救护车。

露天咖啡座内，乐平、月眉谈笑风生。

“我呀！就是因为看多了悲惨的故事，所以情书大全也看多了，什么招式我都一清二楚！这样才不会上当受骗！”月眉喝了一口咖啡说。

“原来你才是高手！”

“哪能跟你比？！你有实战经验啊！”

乐平轻打了一下月眉：“讨厌！喂，说真的，有件事我觉得满奇怪的！我们认识已经一年多了，怎么最近你才想跟我做朋友？！”

月眉神色一变，随即笑道：“我平常一个人蛮寂寞的！我观察你很久，觉得你跟我的个性满合的，所以才移樽就教，登门拜访啊！”

“嗯，我也觉得我们满投缘的！”乐平点点头。

月眉笑了，招呼侍者：“哈喽！续杯！”

侍者上前倒咖啡。





一名穿着火辣的辣妹从旁经过。

侍者呆望着辣妹，却不曾想将咖啡倒在月眉了身上。

月眉大叫一声。

“对不起！我去拿纸巾……”

乐平已经掏面纸：“我帮你擦！”

乐平弯腰帮月眉擦拭裙子，月眉自己擦上身。

不远处，世涛手插裤袋，若有所思地经过露天咖啡座。

月眉忽然看到帅气的世涛，呆若木鸡。

乐平擦完，看见月眉傻傻的样子：“怎么了？！见鬼啦？！”

“见神仙了！我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刚刚走过！我的心差点从嘴里跳出来了！”月眉激动地说。

“你呀！‘蒸笼里的羊肉’！”

“啊？！”月眉不解地说。

“闷骚！”

“讨厌！”

两人又笑闹一团。

医院的诊察室里，世嫫面色惨白，虚弱地坐在医生面前接受诊疗，尚毅忧心地陪在一旁。

医生面色凝重地问：“你昏倒的状况已经多久了？”

“以前偶而会有，最近好像越来越频繁，很容易感到头晕、四肢无力……”世嫫无力地说。

医生迅速在病历表上记录，另开一张检验单交给世嫫。

尚毅扶着虚弱的世嫫走进检查室。

世嫫边走边跟他说：“这件事……不要告诉我爸爸……”

海悦饭店厨房内，众厨师忙碌不已，唐明正在大火炒菜，助

手在唐明后面的不锈钢桌上做着菜盘装饰。

唐明喊道：“小邱，拿一个大盘来！”

“是！”

小邱放下手中工作，拿了个大瓷盘上前，谁知脚一滑，手一松，大盘掉在地上，砸了个粉碎。

唐明挣扎着起身。

“唐明，我看你是流年不利啊！今天又是烫伤又是砸伤的，俗话说祸不单行，有二必有三，你要小心啊！”

唐明点点头，心中忐忑不安：“为什么我今天心神不宁？！是因为我自己要担任主厨还是世娴影响了我？！”

世涛坐在公园喷水池边的阶梯上，死死盯着每个过往的游客，寻找着那个陌生又熟悉的身影。那池中的水好像失去了往昔的生气，一片静寂。整个天地异样地萧瑟冰冷。突然间，一个女孩的背影像极了乐平。他精神一振，跳起身来就追。

“你可来了！”世涛的手搭上女孩肩。

女孩回过头来，不是乐平，世涛愣了。

女孩看着眼前的帅哥，微笑着说：“你想钓我吗？！我不介意！”

“没……没有！我……没……没那个意……思！”世涛慌了神，说话也结巴了起来。

“可惜！长的满帅，可惜是个结巴！”女孩说完就走了。

世涛气得说不出话来，心想：“我还是回家打电话吧！”

回到家中的世涛，却找不到电话纸条。

他一直摸着放纸条的位置，不解地说：“我明明放在这里啊，怎么会不见了？！”

他搬开电话桌，探头下去瞧，还是空无一物。

床底下、电视上的茂密盆栽……世涛把家翻了一个遍，却仍找不到那张写有电话的纸条。

“我就不信你能飞上天？！”世涛拿出一百元放在电话桌





上，沮丧地倒入在单人沙发中，死死盯着那一百元。

青石大楼某个阴暗的角落，站着一个模糊的身影。那身影压低声音说：“是！他们要降价，降价空间是四个百分点……好，我会随时向您汇报！”那是一个神秘的女声。

夏凯燕办公室里，她背对着办公桌，说：“好！继续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随时向我报告！”

夏凯燕放下电话，站起身来，走向沙发。

沙发上的高明理，喝着红酒正在等待夏凯燕，桌上放着另一杯还没动的红酒。

夏凯燕坐入沙发，取过红酒，胸有成竹地看着高明理，说道：“青石集团降价空间是四个百分点，已经是无利可图了！我看，我们以两倍价买通青石集团的下游厂商，故意制造大量瑕疵品来打击青石集团的形象！”

高明理欣赏地说：“果然是女中豪杰！”

夏凯燕举起红酒杯，向高明理道：“干杯！”

夏凯燕仰脖将红酒一干而净，目光中隐隐透着杀气。

躺在沙发上的世涛一动不动地盯着放在桌子的那一百元。倏然间，一阵风吹过，那一百元的纸币随风而起，飘呀飘地飘出窗外。

世涛愣道：“真的飞上天了！”

他飞快地冲出家门，一路追寻着。

地上什么也没有，他抬头目测从自家窗户飞落的位置，再找，才发现那一百元。

“有希望了！”他叫道。

他埋下头仔细地搜索，终于看到了随风摆动的电话纸条。他急冲上前，捡起那张电话纸条，纸条上的号码已经被水洇湿得无法辨认。

世涛仰天大叫：“老天！你玩我啊？！”

向左走 向右走

Turn Left Turn Right



❖ 六

夜幕降临的时候，公园里的路灯渐渐亮了起来，那淡淡的灯光散发着温和的光芒，以往欢叫的鸟儿都回到了自己的巢穴，停止了歌唱。在这样



的情景下，使人产生一种归家的冲动，公园里的人渐渐稀少，路上都是急急忙忙奔向自己温暖的小巢的人群。

世涛背着小提琴，提着燕尾服，走到喷水池前张望。他望着池水里自己孤独的身影，内心升起一丝落寞，乐平的音容笑貌浮上心头。

手机铃声响起，备忘录上显示：“演奏会，该走了。”

世涛按掉电话，又环视了喷水池周围一遍，公园里已空无人影，他无奈地提着小提琴离去。

演奏厅前人潮渐聚。众多打扮高雅得体的观众三三两两进入演奏厅。乐平略施脂粉，一身素净装扮，清雅可人地站在演奏厅入口旁等人。

一辆加长型高级房车驶来，尚毅与世姻从车上下来，相偕走到演奏厅门口。世姻瞥见乐平站在那里，心语道：“她怎么来了？！她在等谁？”

“演奏会马上开始了，我们进去吧。”尚毅见世姻神情有异，关心地说。

“我想先在外面待一下，里面人多空气不好……”世姻摇了摇头。

“也好！”

世姻直视着乐平，乐平似乎感觉到，转过头来。

两人目光相对，世姻眼神冷峻肃杀，乐平顿感寒冷而诧异。她避开世姻的目光，拿出手机拨号：“您拨的号码现在关机，请留言或稍后再拨……”

乐平挂上电话，往远处眺望搜寻着，不时地看看手表，焦急地等着。

这时演奏厅的四周只剩下他们三人。

几个晚到的人匆忙入场。

乐平再次着拨打手机。

“她是等唐明吗？！”站在不远处的世嫻心想。

时间快到了，在尚毅的催促下，世嫻有些不甘地走进演奏厅。

演奏厅外只剩下乐平一人站在那里焦急地等候着。

演奏厅内，Alex、世嫻、尚毅坐在贵宾席上，贵宾席后第一排明显地空着两个位置。此时听众席灯光渐暗，众人皆屏息以待。

只见舞台上，布幕缓缓升起。在璀璨灯光下，穿着燕尾服的世涛与 Ferro 各自就位向观众点头致意。

演奏开始了，世涛与 Ferro 两个人搭配无间，琴声甚是悠扬，醉人心扉。

乐平进场时，见满场安静，只得缩在最后排，站着听曲，却总也看不清楚小提琴手的模样。

舞台上，世涛忘情地拉着小提琴，泪水禁不住溢了出来。

一曲结束后，观众爆发出如雷贯耳的掌声。坐在黑暗角落里，头戴黑纱网帽的夏凯燕也缓缓举起双手鼓掌。

世涛与 Ferro 站起向观众鞠躬道谢。

这时有人报幕：谢谢 Ferro 先生以及沈世涛先生精彩的演出！

乐平愣住了。

舞台上布幕缓缓降下，演奏厅灯光大亮，观众鱼贯走出。

夏凯燕仍坐在椅子上看着已落下的布幕，似乎仍沉浸在演奏的感动中。

呆愣的乐平忽然飞跑进花店，随手挑了一束最大的花束，丢下一百元，匆匆走去。

老板在后面喊道：“喂？！没找钱哪……！”出来已不见人影。

后台休息室里，已换回服装的世涛与 Ferro 收拾琴谱与乐





器，Alex 在一旁很高兴地看着两人：“这次演出太成功了！比我预期的还好！”

世娴与尚毅也走进来，高兴地向世涛道贺，并要为他举行庆功宴。

世涛有些着急地说要回家，众人拦住他，无奈只好被大家簇拥着离开。

乐平兴奋地捧着花冲进休息室，发现室内空无一人。她有些失望地愣在那儿。

观众三三两两地走出，乐平神情落寞地捧着花出来，有些不死心地四处搜寻着。

人群逐渐稀少，乐平一个人伫立在演奏厅外，目光依然向四处张望。

这时演奏厅内灯光全灭了，一个女职员走出来，“咔”地一声锁上大门。

乐平终于放弃等待，怅然若失地捧着花来到公园喷水池前，一个人，望着星空发呆。

海悦餐厅中，世涛与世娴、尚毅、Alex、Ferro 举杯欢庆。

世涛为难地接过一杯满满的酒，向众人道谢后喝干。

公园内的乐平，随意地拨着池水，池水浮现世涛在演奏时的认真神情。

Ferro 扶着喝醉酒的 Alex 从海悦饭店走出来，世涛、世娴与尚毅一边谈笑一边走出来。

突然世涛的手机响了。

“喂？！”世涛充满了期待旋即又失望地说，“噢！你打错了！”他看着手机微微发愣。

夜渐渐深了，寒意越来越浓，乐平看着喷水池中自己孤独的倒影，有点感伤。她轻轻叹了口气，站起身来，失意地走开。

稍顷，世涛背着小提琴，在喷水池前坐下。四周静悄悄的，他望着喷水池中自己孤独的倒影，仿佛有点感伤，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起身绕过喷水池。

倏然间，看见放在池边的花束。四下一望，并没有人。

“这么晚了，是谁留下的花？！”世涛拿起花轻轻地闻着。

一辆高级房车在沈骏豪宅外停下，尚毅从房车出来，帮世嫒开门。

“我自己进去，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尚毅看着世嫒欲言又止。

“还有事吗？！”

“大少爷演奏得真好，可惜董事长今天没去！”

世嫒神情有些黯然：“……他们的关系你知道，不去也好！”

尚毅顿悟：“还是你想的周全！”

世嫒苦笑了一下：“我在他们之间夹了20年，能不周全吗？！我进去了！”

“再见！”

世嫒轻点一下头，转身进去。

尚毅目送着世嫒离去，直到世嫒关上大门。回到车上，想了一会儿，觉得自己好不容易有机会说公事以外的话却又说得不大得体，自我解嘲地笑笑，驱车离去。

世嫒走进客厅时，发现客厅中只有一盏小灯，有些疑惑。走到沙发前，看见沈骏缩在沙发中睡着了，桌上还有一个空的威士忌酒瓶和一只空酒杯。





她叹了一口气：“唉！何苦呢！”

她进房找出一条薄毯给他盖上。

沈骏醒了。

“回来啦？！早点睡，明儿还上班！”

世娴坐下来，故意问道：“怎么不在房里睡，睡客厅？！”

沈骏知道世娴话中有话，没有应答，想喝酒却发现酒瓶已空。

“您还有多少日子能跟小弟呕气？！”

沈骏闻言一惊，扭头瞪视世娴，目光炯炯。

世娴挑起沈骏的注意后又聪明地回避，低头道：“您不想知道小弟演奏的情况怎么样吗？！”

沈骏不语。

“小弟的演奏感动了所有的人！他获得了满堂彩！所有的人都为他疯狂……”

沈骏淡淡截断：“好了！我累了，我进房了！”

世娴望着离去的父亲，轻轻叹道：“唉……这个结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解得开？！真的要等到无法挽回的时候才来后悔吗？！”

尚毅开着车，脑海中不断浮现出世娴忧郁的脸，想到世娴对唐明的关心，不禁叹了一口气，心事重重地加油快速行驶。

十字路口的红绿灯正从闪黄要变成红灯，尚毅加油欲冲刺而过。不料此时红灯一闪，想急踩煞车已来不及，“砰”地一声，车头直撞上了一辆轿车。

车内的尚毅紧握着方向盘发愣，似乎在思索前一秒究竟发生何事。

这时，那辆轿车门打开，一个微壮的中年男子怒气冲冲地走出车外，他先查看自己的车，发现受损严重，便朝尚毅走来。

尚毅从车上走下来。

那人两臂相交，怒视着他，叽哩哇啦地说出一串日语。

尚毅听不大懂连珠炮的日语，紧张又抱歉地看着日本人，连说：“Sorry！Sorry！”

日本人依然叽哩哇啦地。

尚毅拿出手机欲拨号却发现手机没电，他看到人行道上有公共电话亭，想走去打电话却被日本人一把抓住。

他急得指指车祸状况又指指手机再指指电话亭，意思是说要找人来处理，日本人却以为尚毅想借机开溜，硬是不让他走。

两人拉扯成一团。

乐平情绪低落地沿街道走来正想穿过马路，惊讶地看到车祸现场与扭扯成一团的两个人。

尚毅看到她道：“你会不会讲日语？”

乐平点点头。

“太好了！你帮我跟他讲！我不是撞了他的车要跑掉，你问他要怎样才肯和解。”尚毅如获救星。

乐平熟练地用日语与那个男子交谈，表示尚毅可以承担一切损失，他可以把修车的帐单寄到名片上面的地址。

日本人拿了一张尚毅的名片后驱车而去。

“你的日语讲得很流利，你在国外住过？”尚毅很欣赏地看着乐平。

“没有！只是这是我吃饭的家伙，总要弄得麻利一点！”

“吃饭的家伙？”

“是呀！我是一个特约文字译者！”





“文字译者？！那你对口译有没有兴趣？！”

乐平微笑着说：“有呀！我的目标就是当一名口译员！”

“太好了！我们公司最近会举办一场招商会，到时会有许多外宾，假如你有兴趣的话，可以过来帮忙，也许有机会！”

乐平的眼睛一亮：“真的吗？！”

“嗯！这是我的名片，上面有公司的地址，到时我再通知你招商会日期和地点！”

乐平接过名片，连忙拿出自己的笔记本写下电话号码，撕下，递给尚毅：“这是我的！”

乐平回到家中，高兴地拿着尚毅的名片，仔细看：“青石公司的总经理？！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乐平看到墙上的空相框突然想起世涛的演奏会海报。

“海报！”乐平急忙将海报拿出，小心翼翼地剪下小小的、侧着脸不易分辨的世涛演奏照片。

那只猫咪在一旁望着忙碌的乐平。

乐平将世涛照片贴入空相框中，抱起猫，很满意地欣赏着。她把尚毅的名片高举给相框中的世涛：“你看！青石的总经理耶！他邀请我去招商会帮忙，也许我又有机会了！棒不棒啊？！”

忽然她眉头皱了一下：“哎呀，我去了会不会影响月眉呢？！”

乐平倒在床上，呆望着名片，感到两难。

“你说，我该怎么办？！”她对着小猫自言自语地说。

乐平偎依在公寓的窗前向外眺望。

月眉来了，她注意到墙上的相框内多了一张剪影，一愣：

“这是谁啊？！看都看不清楚！”

乐平端着刚泡好的咖啡走到月眉面前，递给她，道：“我得清楚就好了！”

乐平安然入座喝着咖啡。

月眉凑上前去，很有兴趣地说：“一定很帅对不对？！”

“没比较，不知道！”

“真厉害！我又学一招！”

“什么招？！”乐平有些不解。

“以后我交个帅哥也要弄得神秘兮兮的，照片也要看不楚，这样就不怕被朋友横刀夺爱了！”

乐平笑骂道：“你想太多！”

“讲名字总没关系吧？！”月眉感兴趣地说。

“他叫沈世涛……”

“沈世涛……嗯，有了！沈家的儿子在世界上犹如涛涛洪水淹灭了一个叫崔乐平的小村庄，从此以后世涛的洪水里有乐平，乐平的村庄里有世涛……故事好不好听呀！”



乐平的脸刷地红了：“瞎掰！套徐志摩的新诗，意境差多了！”

“那当然！沈世涛不是徐志摩嘛！”

乐平含嗔道：“讨厌！”

“说真的！他是做什么的？”

“拉小提琴的！”

“音乐家啊！对你好不好呢？”

乐平忧伤地说：“其实我们只见过几次面，上次分手后他说要打电话给我，到现在已经两天了，还没来电话……”

“哦？！难怪下午要你出门，你一副不舍的样子，原来就是



要等他电话啊！”

“唉，我实在弄不清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月眉凑近乐平，一付老手的样子：“想把你弄到手啊！他故意不打电话给你，让你心里想他想得痒痒的，到时他开口跟你要求什么，你都会答应啦！”

“我看他不像这种人！”乐平沉思着说。

“越不像就越是！小心点，我妈就常跟我说不要让男人觉得你太容易得到手，一旦得到手他就不会珍惜你，玩腻了就会抛弃你，让你留下污点……”月眉叹口气，想起自己母亲的故事，黯然伤神。

乐平拍拍月眉的手，安慰道：“放心吧！有我在，你会很安全的！”

“嗯……”月眉转头看向乐平，“看你好像没有烦恼的样子，你一定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乐平不再说话，拿起咖啡喝了一口，望向远方。

“怎么了？！”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以后，你就会慢慢知道的……”

月眉当下意会，也拍拍乐平的手，安慰道：“没关系！反正朋友也不是交一两天的！喔……对了，我明天要开始去青石集团上班了，好紧张噢！”

“别紧张！你一定可以应付自如的！”

“希望喽！”

两人相视一笑，都把对方引为知己。

唐明坐在自己的房间里，看着手上那张裱起来的百万元支票，眼神夹杂着屈辱与激动。“沈骏，我不会放弃世娴的！但是

我也会遵守诺言，在我唐明成功之前，我不会和世嫒有来往的！”

他走到简陋的书桌前，把支票放进抽屉，拿起桌上和世嫒合照的相框，深情地看着他与世嫒的合照：“对不起让你误会，总有一天你会了解的！”

世嫒在房内心痛地看着她与唐明的合照，轻抚着相框，喃喃喊道：“为什么？！为什么你跟她在一起？！你真的忘了我？！”

“我永远不会了解你是什么意思！我永远不了解……”世嫒怒急攻心，一手紧抓胸口用力吸着气想站起，一手仍紧抓相框。

突然，一阵晕眩感猛烈袭来，世嫒支撑不住，猝然昏倒，手一松，相框“啪”地一声坠落。

正在房间休息的沈骏听到声音，扭亮床头灯。他坐起来，喊道：“世嫒！……”

沈骏急起身，冲上楼。刹那间，沈骏胸前一股无力的窒息感袭来，他勉强撑起身，忍痛捂胸冲入世嫒房间，看见世嫒倒卧地上，旁边有一个碎裂的相框。

沈骏急忙将世嫒扶起：“世嫒，你怎么了？！”

世嫒无力地摇摇头。

沈骏将她抱上床，躺好，帮她盖上棉被，心疼地看着。

世嫒无力地说：“我没事，我只是……”世嫒欲语又难以开口。

沈骏轻叹，转身踩到碎玻璃。他蹲下身捡起相框，看到相框中唐明与世嫒的合照，咬牙硬起心肠，将碎相框和照片一并拾起，扔入垃圾桶。





世娴缓缓闭上了眼睛，泪水从眼角里流出来。

青石大楼里，世娴引领着月眉走在大办公室里。月眉穿着世娴送的高级套装，跟在世娴身边恭敬地走着。

世娴指着一个隔间办公桌，向月眉道：“以后你就在那里办公，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问石总的陈秘书！”

“是！”

“崔乐平最近怎么样？！你跟她交上了朋友吗？！”

“交上了！而且知道她的男朋友叫沈世涛，是个拉小提琴的！”

世娴一愣：“世涛？！不是唐明？！”

月眉望着发愣的世娴：“沈小姐？！”

世娴回过神来：“你知道沈世涛是谁吗？！他是我弟弟！”

月眉有些惊讶。

沈骏把尚毅叫到办公室，目光冷峻地盯着尚毅说：“世娴昨晚又昏倒了，是为了唐明！”

尚毅一愣。

“我早告诉过你，世娴是个死心眼，你商场上那一套对她没有用！”

尚毅心里感到懊悔。

“你谈过恋爱没有？！”

“没有！”

沈骏气稍微顺了些：“嗯！没有就要多下功夫，爱情不会自己飞来的！”

“我会努力！”

“招商会最好不在海悦办，另外找场地，你懂意思吗？！”

“了解！”

“去吧！不要每件事都要我替你操心！”

“是！”

月眉坐在大办公室里，看着高雅气派的办公室与忙碌的员工，脸上浮上一丝妒意：“乐平怎么这么幸运？！为什么这幸运不属于我？！我应该为我的幸福争取才对！”

月眉正在失神地想着，尚毅突然从她身后出现：“李秘书！通知沈特助招商会场地改在晶华饭店！”

“是！石总！”

“砰”地一声，世嫫冲进尚毅办公室：“你为什么换场地？！”

“我……”尚毅不知如何说。

“你的工作能力强我承认，你的君子风度我也很欣赏，但是你千万记住一件事，不要以私乱公，别让我瞧不起你！”世嫫说完扭头就走。

“我只是想给唐明一个表现的机会，不过，现在我改变主意了！”

“你是想展现你青石集团总经理的权威吗？！你知不知道你取消海悦的招商会唐明会怎样？！他会生不如死！如果这是你的目的，石尚毅，你达到了！”世嫫火气更大了。

“我从没想过要整谁！我认为海悦不适合，跟唐明无关！”尚毅又委屈又生气地说。

“我不管你用什么托辞！总之，你换场地，我就辞职！”世





嫒说完怒气冲冲地离去。

夏凯燕办公室里，凯燕一副从容的样子：“招商会？！”

“是！青石集团为了拓展业务，向商界没有合作关系的厂商举案招商会！”明理说。

“他们有什么优惠条件？”

“不清楚！不过小陈那里应该会有汇报！”

“好！等她消息再做打算！”

陈秘书端着一杯咖啡走进尚毅办公室，正埋头处理文件的尚毅抬起头：“我有叫你准备咖啡吗？！”

陈秘书放下咖啡，露出妩媚的笑：“我是看总经理日理万机太辛苦了，所以……给总经理提提神！”

“谢谢你的好意！味道不错！”尚毅说着喝了一口咖啡。

“谢谢！”小陈内心荡起了一丝甜甜的笑意。

电话响起，尚毅拿起电话：“是！我马上过来！”转而又指示小陈，“招商会的优惠资料你整理一下，看看有没有遗漏的，明天开会要呈报董事长！”

尚毅离去后，小陈拿起桌上的卷宗，仔细地翻看着。

尚毅一脸愁容地站在沈骏办公桌前。

“看样子你是替我背了黑锅了！”沈骏有些歉意地说。

尚毅无语。

“世嫒用辞职来威胁你，你害怕？！”

尚毅没有做声。

沈骏站起身，胳膊搭在尚毅肩膀上，亲切地说：“你自己找的麻烦，就必须自己处理！我只能送你一句，置之死地而后

生！眼看是死棋也要想办法把它下活！记住，情场就像商场，稍一不慎，满盘皆输！”

尚毅低头称是。

乐平来到书店，径直走到柜台前，买了一张演奏会的票。

这时一辆加长型轿车驶近书店门口，乐平没在意，急急而去。

车停稳后，却见沈骏从车上下来，对着店员说：“我要买今天演奏会的票！”

乐平把背包放在沙发上，想从中拿票却拿出小笔记本，她微笑着，又伸手将票拿出。看看手中的两样东西，突然鼓起勇气说：“不管了！还是打给他吧！”

乐平拿着笔记本站起，走到电话旁，想想又突然停住：“万一像月眉说的，这是他欲擒故纵之计，那不就惨了……算了！还是等他打来好了！”说着又把手中的话筒挂回，仔细地把笔记本放入背包中，四下看看，疑惑地自言自语：“猫呢？！又去约会啦？！”

隔壁家中的世涛正用手抚摸着一只小猫咪。那猫咪乖巧地坐在世涛腿上：“你到底是谁家的猫啊？！怎么这么爱来我家？！肚子饿不饿？！想不想喝牛奶？！”那猫咪并不理会，只是在他身上蹭来蹭去，轻轻地叫着。

“你也在想人吗？！也失去联络了吗？！”世涛从电话桌上拿起一叠折叠的手抄电话号码单，对着猫说：“你看，九个电话号码的所有组合，早上打了一百通，还有一亿个机会，打到五十岁，我就不信找不到她！”

人生总有许多的意外，握在手上的风筝也会突然断了线。





世涛再次试着辨认号码，重新拨打。

电话接通，世涛深吸一口气，鼓起勇气说：“请问崔乐平小姐在吗？”

“你打错了！”

世涛嘘了一口气：“呼……还剩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个机会！再打！”

世涛坚定地再次拨电话。

向左走 向右走

Turn Left Turn Right



· 七

黄昏的时候，乐平仔细地挑选了一身洋装，止不住地站在穿衣镜前欣赏，镜中照出她白里透红的面庞，喜孜孜的表情仿佛要告诉人们她是一个沉

浸在爱情中的幸福女人。她看了一眼墙上那小鹦鹉壁钟，指针已经指向六点，便急忙拿起小提包，走到墙上镜框前，深情地凝视着世涛的剪影：“我又要来听你演奏了，今天你可千万不要又不见了喔！”而后，她穿上一双崭新的高跟鞋，出门而去。

乐平匆匆跑入地铁站入口。

突然，一个赶时间的路人撞了她一把，乐平未站稳，高跟鞋一滑，踏空阶梯，从楼梯上滚摔到楼梯底。顿时她趴卧那里，昏迷不醒。

经过的路人看到乐平的样子，急忙上前查看：“小姐，你怎么了？！”

乐平没有反应，那路人急忙拿出手机，拨号：“紧急事故中心吗？这里是X X地铁站，有人从楼梯摔下来昏迷不醒，请你们派人来协助好吗？”



演奏厅的舞台上，帷幕缓缓升起，世涛与 Ferro 向观众微笑致意。

沈骏静坐在观众席上。

世涛目光看向观众席，突然看到他，父子四目相对，世涛内心一惊，走音了。

沈骏依然神情肃穆，威严地直视着他。

世涛徒然感到一种压力，再加上刚拉走一个音，更加紧张，额上汗珠开始冒出。他闭上眼睛，试图避开沈骏的目光，然而按弦的手却隐隐发抖。突然，手汗让世涛手指不自主地滑下些许，又走音了。

Ferro 惊讶不解地转头看了世涛一眼，台下贵宾席上的 Alex 紧张不已，听众席上有若干耳尖的听众听到世涛走音，交头接耳窃窃私语。

沈骏直直地看了一眼世涛，冷漠地离去。

情绪稍稳的世涛睁开眼睛，发现沈骏坐位上已空无一人。
世涛被这突来的震撼打击，悲凄地拉着琴。

休息室里，Alex 愤怒咆哮道：“你是怎么搞的？！你的水准到哪里去了？！”

“对不起，我失控了！”

“你不是对不起我，你是对不起观众，对不起你自己！”

世涛低头不语。

“失控？！是有很多演奏家因为紧张而失控，你紧张什么？！昨天怎么不紧张？！”

世涛仍然低头不语。

Alex 拔掉领结，惆怅道：“第一次听你演奏我以为我挖到了一块宝！不只是这场演奏，我在全世界至少预定了五场的演奏，这下好了，我拿什么去跟别人交待？！你这个样子我怎么放心让你上台？！”

“对不起！我让你失望！”

“至少可以告诉我你失控的原因吧？！”Alex 望着世涛。

世涛悲凄地摇摇头：“没有原因……是我……无能！”



医院的病房内，月眉匆忙敲门而进，乐平头包着纱布，斜靠在床上，见是月眉惊讶道：“你怎么来了？！”

“医院根据你的电话本通知我来的！你怎么样？！还好吧？！”月眉关心地查看。

“还好！医生担心我脑震荡，要我住两天观察看看！坐啊……”

“吓死我了！以为你怎么样了……”

“放心！我还要跟你做一辈子的朋友呢！”

月眉的心一震：“真的？！”



“当然是真的！”

月眉感动地说：“我也正要告诉你我也想跟你做一辈子的朋友！”月眉握紧乐平的手。（此处的相约日后造成月眉心里上的两难，乐平对她来说既是生死相约的朋友，却又是情场上的敌人。而乐平的大度使得月眉更觉得自己渺小，越觉得自己渺小就越恨乐平，爱恨交织的心情只有月眉心里知道，是个既可恨又可怜的人物。）

“好啦！我没事，你明天还要上班，早点回去休息！”

“我想多陪陪你！”

“想照顾我？！好，有件事拜托你！”

“你说！我一定做到！”

“帮我喂猫！”

“那有什么问题！那也是我的猫呢！”

“我的钥匙在皮包里，你自己拿！”

月眉拿钥匙。

“今天太晚了！明天再喂吧！”

“好！那你多休息，我走了！”

月眉走后，乐平一个人在床上发呆。

这时夏凯燕进来，乐平惊喜地叫道：“妈——”

夏凯燕急忙走到乐平身边，担心地说：“护士说你有脑震荡，现在觉得怎样？”

“还好，只有一点头晕。”

“你呀！说好可以好好照顾自己，结果还不躺到医院来了？！要不要回去跟妈住？”

乐平摇摇头：“离一年的独立自主考验期还有半年呢！”

“都这样了还跟妈讨价还价？！”凯燕心疼地说。

乐平伸伸舌头：“本来就是嘛！下半年，我一定让你刮目相看！”

凯燕嗔怪道：“真是说不过你！我最近比较忙，在进行一连串的业务计划，打一场商业战，你这样我怎么放心得下？！”

“你的事业不是已经很大了吗？！为什么还要跟别人竞争？！”

“这你就不懂了！商场上不进则退，另外也有我私人恩怨的因素在内！”

“私人恩怨？！跟谁啊？！”

“青石企业集团！”

“啊？！”乐平一愣。

“哎呀，这些你不会懂的！最近工作怎样？！你不是说想考口译员？准备如何了？”

乐平情绪低落下来：“本来有机会去，可是复试没通过。”但她没敢告诉凯燕是自己考的是青石集团。

凯燕拍拍乐平的手，安慰道：“没关系！你想不想到妈的公司上班？”

乐平摇摇头：“我想靠自己的能力赚钱。”

“来妈的公司也是靠自己的能力赚钱啊！”

“那不一样！我喜欢自己闯出一条路！”

凯燕怜爱地捏捏乐平的脸颊：“有志气！你以后的成就绝对超过我！”

“妈夸奖了！我才刚起步呢！”

“继续努力，成功只是早晚的事！不过现在还是好好养你的伤别让我担心，你知不知道你是我心头上的一块肉？！小时候你只是伤风感冒我都一夜睡不好，为你担心！”

乐平望着凯燕，眼里噙满了泪水。

孤儿院里，一群孤儿戏弄着一个小女孩，小女孩嘤嘤哭泣着。这时一只手伸过来，小女孩泪眼汪汪地望着扶她的凯燕。





“别怕，跟我来！”

无助的小乐平在凯燕的牵引下，离开。

凯燕在院长室的办公桌上签署文件：“手续这样就可以了
吗？”

“我们会通知她的生父，手续就算完成了！”院长说。

凯燕牵着小女孩的手离开了孤儿院大门，那小女孩紧紧攥住凯燕的手，似乎找到了生命的依靠。

凯燕看着乐平眼里的泪水，关心地问：“怎么啦？！妈说错
什么话了吗？！”

乐平投入凯燕怀中：“没有！只是觉得你好像我亲生的妈
妈！”

凯燕轻轻地拍着她：“傻孩子！从小你就多愁善感，长大了
一点都没变！”

月眉来到乐平家中，小猫迎上前来，月眉弯下腰逗逗小猫，
给它喂完水和食物。又走到乐平衣柜前，拿出换洗衣物，放入
纸袋中。

突然，她注意到乐平的书桌抽屉没关好，便顺手将抽屉关
上。然而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她又将抽屉拉开，一张年轻男人的
黑白照片映入眼帘。

月眉拿起照片端详，疑惑道：“这是谁？！她的男朋友
吗？”月眉拿着照片走到墙上世涛相框前，比对着。

世涛坐在喷水池前，望着往来的游客发呆。一阵冷风卷起
地上的落叶飘然而去，他拉拉衣领，顺手将手插入口袋。他摸
到口袋里的电话纸条，便将它拿出来展开，“唉！”他拿出手机，
将画了一堆的电话号码单拿出，看着剩下的号码拨号：“请问崔

乐平小姐在吗？！”

“崔乐平？！你稍等！”

世涛的脸上立刻充满了喜悦，他期待着。

“喂？！我是崔乐平，请问你哪里找？！”

世涛激动地说：“乐平！我是世涛！我找你好苦啊！”

“世涛？！我不认识你啊？！”

“怎么会呢？！你忘了那天下雨，我们……那个，还互留电话？！”

“哪个跟哪个啊？！你打错啦！”对方挂了电话。

世涛又急拨电话：“又是我！你再想一想，你应该不会忘记的。”

“先生，不是忘记，而是从来没记忆！请你不要再骚扰我好吗？！谢谢！”

世涛泄气地把电话挂掉，忧伤不断地袭上心头，望着远方孤飞的鸟儿，喃喃自语：“难道是同名同姓？！哼，什么时候不同名同姓，偏偏在这个时候！”

一对小情侣走来，一个恶少尾随在身后戏弄，那小男生明显处于弱势。

世涛有些看不过去，生气地说：“天下怎么有这种坏蛋？！”

恶少瞄了世涛一眼，上前道：“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世涛一肚子火正没处发：“没听清楚啊？！我说你这种行为不配叫做人，叫人渣！怎么样？！不服气啊？！”

世涛站起身，人高马大的。那恶少有些心虚：“小子！老子的事轮不到你管！”

“你光天化日欺负人，我就管得着！”

恶少打量着世涛：“好！”倏然一拳朝世涛挥来，世涛伸手抵挡，两人打得不分高下。





那小情侣搂抱着，瑟缩在一角，不敢观看。

突然，恶少面目一狞，从后口袋拔出双节棍，猛地袭向世涛。

那双节棍一下子袭在世涛额头上，他“哎呀”一声倒在地上，额角顿时鲜血直流。

小情侣害怕地大叫：“不好啦！杀人啦！”

游客听见呼救声，急忙回头观看。

恶少看情势不对，转身便跑。

小情侣赶紧把倒在地上的世涛扶起：“先生，你要不要紧？”

世涛摇摇头，血不停地从头上流下来。

小情侣惊恐道：“先生，以后不会打架就不要强出头嘛！”
“啊？！”

医院急诊室的长廊里，楼管护士追着乐平跑：“小姐，你是病人，要多休息不能乱跑。”

“我闲着也是闲着，帮帮忙不会有问题的！”乐平道。

“不行的，不行的！”楼管护士急叫。

急诊室内，医生在给世涛上药。

医生问进门的一个护士：“外面什么事那么吵？！”

“十楼的一个女病人要来帮忙，楼管护士请她回去！”

世涛痛得龇牙咧嘴道：“世界上多几个好人就美丽多了！”

医生冷冷地望着他：“少几个打架的，我的生活也美丽多了！”

世涛顿时傻眼。

医生擦完药说：“应该没什么大碍，回去观察两天，假如有头晕的现象再回来复诊。”

急诊室外边的长廊里，楼管护士连说带劝地把乐平拉走

了：“你就算帮帮我，医生找不到你我就倒霉了！”

世涛从急诊室走出来，从反方向离开。

“唉，好无聊！”乐平躺靠在床上，顺手拿起小柜子上的手机和小笔记本，“管他是不是欲擒故纵，能听到他的声音就好了！”

乐平把笔记本打开，赫然发现笔记本上的号码已糊湿成一片，吓了一跳。她赶紧拿卫生纸拼命按，想补救，结果还是一样。

乐平拿着字迹模糊的笔记本坐在床上，沮丧地看着。

“真是诸事不顺。”她提起劲拿着笔记本，努力辨识模糊的字迹。

“这好像4还是6？这是9吗？试打看看好了。”

乐平拿起手机拨号。

“喂？请找沈世涛先生。噢！没有这个人？对不起对不起。”乐平挂上电话，继续拨打另一个号码，“喂？请找沈世涛先生……噢！对不起！”



乐平挂上电话，不死心地又拨打另一个号码，电话里却传来：“您拨的号码是空号，请查明后再拨！”

乐平颓丧地放下电话，望着笔记本发呆。

额头裹着伤的世涛，坐在医院的花圃中，无意识地望着来往医院的人。

病房内，乐平不安地等待着电话接通。

世涛不经意地抬头望了医院整片病房的窗户一眼，叹了口气，离开了。

病房内，乐平来到窗户前打电话，花圃内已空无一人。



月眉提着一袋乐平的换洗衣物，从乐平家左边的楼梯走下来。看到世涛腋下夹着报纸从大门口走入。

月眉大喜，她故意踩空阶梯，从楼梯上摔下来。

世涛看见，急忙上前，关切地说：“小姐，有没怎样？”

月眉揉着脚踝，脸上写满了痛苦：“我的脚好像扭到了。”

“我看看。”世涛伸手帮月眉揉揉脚踝，十分的亲切温柔。

月眉心中小鹿乱撞。

“有没好一点？”世涛问。

月眉点点头：“谢谢你，你住这栋楼？！”

“嗯，你呢？”

“我是来帮朋友拿东西的，我不住这儿！”

“噢！”世涛扶起月眉，“你能走吗？”

月眉故意扭着脚走动一两步。

“还好！哎哟！”

“小心！”

月眉又要倒下，世涛急忙上前扶。

“你真好心！请教贵姓？”

“我叫沈世涛！”

“沈世涛，”月眉一惊，故作镇定地说，“好名字！我叫李月眉。”

她试探着说：“喂，你怎么不用上班？！”

“我是拉小提琴的，自由职业！”

“哦！”月眉知道他肯定是乐平的男友。

世涛看着月眉的脚踝：“你的脚真的没问题吗？”

“嗯，好多了！我要赶去医院送换洗衣物给朋友了！”

世涛注意到地上还有一袋东西，顺手拿起，交给月眉。

“你自己要小心点！bye-bye！”

“bye-bye！”

世涛从右边的楼梯跑上楼，月眉痴痴地望着他离去的身影。

月眉坐在露天咖啡厅上，独自一人想着心事。她喃喃自语道：“看样子这个世涛就是沈小姐的弟弟，就是青石的小开，多金又帅气，人又体贴！唉，为什么不让我先碰上而是乐平呢？！”

月眉一走神，咖啡差点泼溅出来。她从沉思中醒过来，喝一口咖啡镇定心神：“乐平不知道我也认识了世涛，这样我就有机会了！”

月眉眼前又浮现世涛帅气的脸庞。

“男未婚女未嫁，公平竞争应该可以吧？！”她下定决心，“我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抓住属于我的幸福！”月眉的眼神透出热烈的期望，仰头将咖啡一干而净。

放在办公桌上的一张报纸引起了世嫒的注意，那上面艺文版头条写着“小提琴新人沈世涛演奏失常 音乐生涯顿蒙阴影”。

“怎么会失常？！首演不是好好的吗？”她忽然想起演奏厅前焦急地等待着的乐平，“难道是因为崔乐平？！”

世嫒放下报纸，皱眉思索着。

中午下班铃声响后，世嫒约月眉来到饭店餐厅。她要月眉查一下崔乐平的底细，并说：“我弟弟他演奏会失败，我不希望他在感情上再受到伤害！”

月眉了然地点点头。

世嫒喝了一口咖啡，招呼月眉道：“快喝吧！凉的咖啡只有苦味，就像冷却的爱情只有酸味一样！”

月眉疑惑不解地看着她，也端起咖啡轻啜一口。

世涛坐在家中随手翻着今天的报纸，看到艺文版头条上写





着“小提琴新人演奏失常 音乐生涯顿蒙阴影”一行字，眼眶湿润起来。

他疯狂地揉扯起报纸，把报纸撕烂，两脚上去猛踩。忽然间他摔倒在地上，抱着头，狂乱地撕扯着头发，发出猛兽般的哀鸣。

渐渐地，他的心情平静下来，呆呆地望着静静搁置在一旁的琴盒。忽然他站起身，拿起琴盒轻轻地抚摸着，然后背在肩上，出门而去。

世涛背着琴径直走入地下道。那流浪汉仍然靠坐在地上，他走到流浪汉旁边，打开琴盒取出琴。流浪汉看着他的举动，感到不解：“你怎么又来了？！”

世涛苦笑道：“只有这里适合我，没有压力！”

“对！没有压力，像我一样窝在这里伸手要钱！只不过我用手，你用琴盒子！”

世涛将开启着的琴盒放在自己面前，准备拉琴：“其实我是发泄！”

“要发泄到马路上去叫一叫不就发泄了？！还这么费事干嘛？！”

“我们想法不同！”

“不是想法不同，是你太嫩了！你以为我真没压力吗？！”流浪汉悄声道，“在这要钱也是有地盘的，弄不好，头破血流哪！”

世涛笑了一下，那笑容很是悲苦。他摆好拉琴架势，准备演奏。

“喂！小子，想不想听点儿、懂点儿人生的道理啊？”

“谢谢！不用！”

路人三三两两经过，有人驻足聆听一会儿，掏出零钱扔入琴盒中。

猛地，流浪汉抓起世涛的琴盒就跑。

世涛大惊，急急追赶：“喂！你什么意思？！站住，别跑。”

二人一追一逃，一溜烟出了地下道。

世涛追出地下道，左顾右盼，不见流浪汉的踪影。他寻思道：“这老小子拿我琴盒干什么？！”

正想着，流浪汉竟然在远处向世涛招手，仿佛意思是你来追啊。

世涛提着琴，猛追。

流浪汉气喘嘘嘘地来到一家面店门口，世涛追了过来。

“哎哟……累死了！不玩了不玩了，老哥哥我跑不动了！喏，琴盒还你……”

世涛接过琴盒，不可置信地说：“你拿我的琴盒就是为了好玩？！”

“当然不是！你以为我吃饱撑着啦？！”

“那是为什么？！”

“想知道就请我吃面！哎……跑得我肚子都饿了！”

“好！讲的有道理我就请你吃面！”

“你先请，我才讲！”

面店内，流浪汉稀里呼噜地大口吃面，看上去吃得津津有味。

世涛望着面店，触景生情：“又来到这家面店，难道是天意，要我不停地想着她？！”

流浪汉吃完，一抹嘴：“真棒，能天天来吃就好了！”

世涛醒过神来：“你该说道理了！”

“什么道理？！”

“嗯？！你说讲道理给我听，我才请你吃面的啊？！”

“对喔！讲完了！”流浪汉望着世涛笑。

“啊？！你只讲了‘真棒，能天天来吃就好了’，就讲完





啦？！你摆明是骗吃骗喝嘛！”

“耶！你可别冤枉我啊，是你自己不用心，用心早就明白了！”

“我……我怎么不用心了？！”

“我问你，我说讲道理给你听，让你懂点人生的道理，你说什么？！”

“谢谢，不用！”

“然后呢？！”

世涛没好气地说：“你抓了我的琴盒就跑了啊！”

“哪！这就叫你不理我，我就想办法让你理我！还追得我满街跑哩！”

“这算什么道理？！”

流浪汉神情变得严肃起来：“听我说完！”

世涛一愣。

“我被你追到了，觉得肚子饿，我怎么吃上这碗面的？！”

世涛又没好气地说：“坑蒙拐骗啊！”

“错！这叫智取！简单地说从开始你不理我，到我舒舒服服地吃完面，全都是遇到问题解决问题，正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哪！”

“嗯，听起来倒有点像无赖！”

世涛回到家中，端着一杯茶，站在窗前，看着冷清的街道，回想着流浪汉的话：“你又错了！十个成功的人有九个是死缠烂打，剩下那一个失败的就像你，只会顾影自怜，自我发泄！”

世涛叹口气，看着杯里，茶汤上浮现出乐平的笑靥。

病房中的乐平从床头柜中取出电话号码单，又开始拨打电话。电话接通，乐平吸口气，鼓起勇气说：“请问沈世涛先生在吗？”

“你打错了！”

乐平噓口气：“呼——还剩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个机会！再打！”

这时医生进来告诉乐平，她的观察期已过，没有脑震荡，明早可以出院了！

“等打完电话就得脑震荡了。”乐平嘟囔着。

次日，从医院里出来的乐平，来到公园的喷水池边，执著地一遍遍拨打着手机。寒风吹得树叶飒飒作响，她打了一声喷嚏，冷得直抱着自己的双臂：“好冷！会不会我一直打，他打不进来？！”乐平看着四周，越坐越冷，只好提起换洗衣物，起身离去。

地铁车厢内，乐平拉着吊环，看着车厢玻璃，心想：“世涛你在哪里，怎么不打电话给我……”

另一车箱，世涛也拉着吊环，看着车厢玻璃，在想：“乐平你在哪里，怎么不打电话给我……”

快速行驶的地铁渐渐慢下来，进站停下，车厢门开启。乐平与世涛被乘客推挤出车厢，两人往不同方向的手扶梯走去，又分别从不同出口走出。

渐渐地，两人的身影消失在杂沓的人群中。

乐平来到一家宠物店，站在一排猫饲料前给猫咪挑选饲料。宠物店外面的街道上，世涛背着小提琴恰好走过。

世涛走入公寓大门的时候，月眉正好从左边楼梯走下来，看到世涛，高兴地迎上去：“Hi！又遇见你了！”

“是啊！”世涛看向月眉的脚踝，“你的脚好了吗？”

“嗯！都好了！”

“你又来帮朋友拿东西啊？”

月眉摇摇头：“她今天出院，我来看她，可是她好像还没回来！”





“噢！那我上楼喽！bye-bye！”

世涛举步要往楼上跑。

月眉急喊：“喂！等一下！”

世涛停下脚步，回头不解地说：“什么事？”

“已经中午了，我们一起去吃饭，我请！”

世涛挠着头不好意思道：“怎么好意思！”

月眉开玩笑道：“报答救命之恩啊！开玩笑的，不然这次我请，下次你请，怎样？”

“这……”

“不去就是瞧不起人，不给面子喽！”

世涛有点为难：“那好吧！”

月眉与世涛相偕走出公寓大门，往右边街道走去。

左边街道转角处，乐平一手提着猫沙和猫玩具，另一手提着猫饲料和换洗衣物，有些气喘嘘嘘地弯过转角，朝公寓大门走来。

世涛与月眉从街道一头走来，两人经过面店，世涛突然停住脚步。月眉看着世涛，笑道：“你想吃面啊？”

世涛望着面店价目表，想起了与乐平的那次偶遇。他回过神来，笑道：“嗯！”

两人坐在桌前，开始点菜。

世涛有点犹豫地说：“我想点招牌面和乌龙面。”

“你一个人吃得下两碗面？！”

世涛不好意思地挠头：“不是……因为这家店这两种面最好吃……”

“噢！你点两种，我帮你吃！”

世涛尴尬地点点头。

不一会儿面上来了，两人分好面，看着各自眼前的两半碗面，两人微笑着。

他们同时举筷，却是从不同的面开始吃。

世涛看着对面的月眉，错将她当成乐平，竟然痴痴地看着，忘了吃面。

月眉看到世涛痴情的眼神，脸刷地红了，心中小鹿又狂撞不已。她轻咳了一声。

世涛回过神来，发现自己的筷子举在半空中，面条早已滑入碗里。

“在想什么？！女朋友啊？！”

世涛慌乱地掩饰道：“没、没有！”

回到家的乐平拿着刚买的猫玩具逗着猫咪玩。门铃响起，开门时，发现竟然是一副无赖样的父亲。平父见乐平开门，推开她便直接往里走。

“爸。”

“你可真孝顺，搬了家也不告诉你亲爹一声，害我找的好苦！”

乐平的神色有些不悦。

“不欢迎啊？！连杯茶都不倒给我？！喂，搞清楚，没有我哪来的你？！”

“您又赌光了，又来找我要钱是吗？！”

“当然，有夏凯燕这么有钱的养母，我不找你找谁啊？！”

“我没跟她要钱！”

“你没钱，她总不会袖手旁观吧？！”

平父看到乐平的包包，立刻抓来，手伸入内拿出钱包。乐平上前阻止，两人拉扯成一团。

“你不要拿我的钱！当初妈就是这样被你气走的！”

平父回手就是一巴掌，乐平站不稳撞到茶几倒坐在地上。

“不许你提那个贱人！”平父翻开乐平钱包，抽出所有的大钞塞入自己裤袋。





乐平冲上前抓住平父的裤袋，想把钱从里面掏出来：“这钱不是给你赌的！还给我！”

平父伸脚用力踹了乐平一脚，乐平忍住疼痛，仍上前抓扯着平父的裤袋。平父抓起乐平的头发，一把将乐平推撞到床脚。

突然他翻到一张夹在钱包内袋的5千元支票，很高兴地塞入自己裤袋：“不错！还有5千！”然后将钱包扔在地上，往门口走去，“我下次再来看你！”

乐平急上前扯住：“不行！那是我的房租和生活费，你不能拿！”

“要生活费找夏凯燕！”

月眉来到乐平家，见乐平倒卧在门口哭泣，忙将乐平扶起：“怎么了？！被打劫啦？！”

乐平难过得摇摇头。

“他是谁？！”月眉急道，她抬起乐平的脸，看到淤青，惊讶地说：“怎么把你打成这样？！”

乐平悲从中来，抱着月眉，泪水滚滚而出：“他是我爸爸。”

月眉愣了，她抱紧乐平，想到自己的身世，眼泪也不自主地往下流：“没关系的，厄运不会永远跟着我们的。”